



監本大字冊府元龜卷之五百五十六

國史部三

採撰第二

後魏東阿縣公順任城王澄之子撰帝錄二十卷

崔暹初為慕容燕著作郎撰燕記

封懿任慕容燕為丁書令

頗行於世

崔浩為太常卿初道武

即鄧淵注國記十餘卷編年次

事體例未成逮于明

之神慮二年詔集諸文人撰錄

國書浩及第覽高謙

亭黃輔等共參著作叙成國

書三十卷

著作印

往并被勅令臣集天

又災異使事

臣聞箕子陳災而洪範作之尼

述之而春秋著皆

景測皇天才也故先其善惡

而驗以災異直其生

福天人誠遠而報速如響甚

了懼也自

土莫一

而稽其法數以自備勸厥後

史官並載

為鑒

而時光祿大夫劉向見漢祚將

危攏歸外

廷青而

遂因洪範春秋災異報應著

而為傳觀以感悟人主而終不聽察卒以危亡豈不哀哉伏惟

陛下神武則天睿鑒自遠欽右稽古率由舊章前言往行陛下

覽鑒前皇所不逮也臣問學不洽聞見寡薄懼無以裨廣聖聽

仰酬明旨今謹依洪範傳天文志撮其文辭凡為八篇大武覽

而善之曰高允之明災異亦豈減崔浩乎又允為中書令廷中

書鑒雖久典史事然而專勤著述時與校書郎劉模有所緝綴

大較依續崔浩故事准春秋之體而時有刊正允所引劉模者

須涉經籍微有注籍之用允為秘書典著作選為校書郎允脩

撰國記與俱緝著常令模持官簽每日同入史閣接膝討論

述時事允年已九十目手稍衰多遣模執筆而授裁斷之意如

此者五六歲允成為卷考訖上下楔豫有功焉

劉肱為樂平王從事中郎以三文文繁著略記 百三十六十

四卷涼書十卷燉煌實錄二十卷方言三卷

劉芳為員外散騎常侍從駕南巡撰述行事尋而除正

韓始均為著作郎改陳壽魏志為編年之體質益異聞為三十

卷又著冠帶錄

崔鴻為散騎常侍齊州大中正弱冠便有著述之志見晉魏前
史皆成一家無所措意以劉涓石勒慕容儁等健慕容垂姚萇
慕容德赫連屈子張軌李雄呂允允伏國仁禿髮烏孤李暠沮
渠遜馮跋等並因世故跨借一方各有國書未有統一鴻方撰
為十六國春秋勒成百卷因其舊記時有增損褒貶為子子元
秘書郎後永安中乃奏其父書曰臣亡考故散騎常侍給事黃
門侍郎前將軍齊州大中正鴻不殞家風式續世業古學克明
在新必鏡多識前載傳極群言才史富洽號稱籍甚年止以之
仁斐然懷著述之意正始末任屬記言撰緝餘暇乃刊著趙燕
秦夏涼乞伏西蜀等遺載為之贊序褒貶評論先朝之日草構
悉了唯有李雄蜀書搜索未獲闕茲一國遲留未成去正光三

年始構得討論適訖而先臣棄世凡十六國為春秋一百二卷
近代之事最為備悉未曾奏上弗敢宣流今繕寫一本敢以仰
呈儻或淺陋曲迴睿覽乞藏秘閣以廣異家

韓顯宗為著作郎撰馮氏燕志孝友傳各十卷

尚謙之為國子博士以舅氏沮渠蒙遜曾據涼土國書漏闕謙
之乃脩涼書十卷行於世

常景為秘書監撰儒林烈士傳各數十篇

梁祚為秘書令撰陳壽三國志名曰國統

裴伯茂為中書郎曾撰晉書竟未能成

溫子昇為中書郎撰永安記三卷

木繪好撰述中因士傳十卷

李公績為衛州司馬屬疾去官潛居自待雅好著書撰古今異記二十卷趙語十三卷

高閭為侍中撰燕志十卷

記馮政事

姚和都為左人尚書撰秦記十卷

記姚長事

楊銜之撰洛陽伽藍記五卷廟記一卷

北齊魏收天祿元年除中書令兼著作郎二年詔撰史四年除魏尹故優以祿力專在史閣不知群事初帝令羣臣各言尔志收日臣願得直筆東觀乎成魏書故帝使收專其任又詔三京三高隆之總監之署名而已帝勅收曰好直筆我終不作魏太武誅史官始魏初鄧彥撰大記十餘卷其後崔浩典史游允程駿李彪崔光李琰之徒知世修其業浩為編年體彪始分作紀

表志傳書猶未出宣武時命刑憲追撰孝文起居注大和十四年又命崔鴻王尊業補續焉下訖孝明事甚委悉濟陰王暉業翼辯宗室錄三十卷收於是部通直常侍房延祐司空馬卒元植國子博士司刀柔裴之尚博總斟酌以成魏書辯定古碑除甄舉又搜採亡遺綴續後事備一代史籍表而上聞之勅成一代大典凡十一紀九十二列傳合一百一十卷五年三月奏上之秋除梁州刺史收以志未成奏請終業許之十一月復奏十志天象四卷地形三卷律曆二卷禮樂四卷食貨一卷刑罰一卷靈徵二卷官氏二卷釋老一卷凡二十卷續於紀傳合一百三十卷分為十二帙其史三十五例二十五序九十四論前後二表一啓為皇建中詔收更加研審收奉詔頗有改正及詔

行魏史收以爲且秘閣外人無由得見於是命送一本付外省一本付鄴下任人寫之

陽休之爲中書監撰幽州人物志行於世

留晝冀州牟秀中不第撰高才不遇傳四卷

顏之推爲黃門侍郎撰集靈記二十四宛魂志三卷

李粲撰國春秋二十卷左史六卷

盧思道爲黃門侍郎待詔文林館撰知己傳一卷

後周蕭大圜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好學務於著述八之書

三十卷寓記三卷

榮建緒性寬直兼有學業爲載師下大夫儀同三司及平齊之始留鎮鄴城因著齊記三十卷

姚最字士會爲太子門大夫迂蜀王秀司馬博通經史尤好著

述撰梁後畧十卷行於世

又撰序行記十卷

劉璠爲內史中大夫撰梁典三十卷

隋魏澹爲著作郎仍爲太子學士別成魏史爲例一卷其一曰

臣聞天子者繼天立極終始絕名故穀梁傳曰太上不名典禮

而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諸侯尚不生名况天子乎若爲大

子必須書名良由子者對父生稱父前子名禮之意也是以桓

公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傳曰舉以太子禮杜預注云桓公子

莊公也十二公唯子同是嫡夫人之長子備爲太子之禮故史

書之於策即位之曰尊成公而不名春秋之義聖人之微旨也

至如司馬迂周之太子並皆言名漢之儲兩俱設其諱以尊漢

卑周臣子之意也竊謂雖立此志恐非其義何者春秋禮記太子必書名天王不言出此仲尼之褒貶皇王之稱謂非當時典異代遂為優劣班固范曄陳壽王隱沈約參差不同尊卑失序至於魏收諱儲君之名書天子之字過又甚焉今所撰史諱皇帝名書太子字欲以尊君卑臣依春秋之義也其二曰五帝之聖三代之英積德累功乃文乃武聖賢相承莫過周室名器不及后稷追謚止於三王此即前代之茂實後人之龜鏡也魏氏平文以前部落之君長耳太祖遠追二十八帝並極崇高道允非憲章越周公典禮但道武出自結繩未師典誥當須南董直筆裁而正之反更飾非言是觀過所謂決渤海之水復去堤防襄陵之灾未可免也俟力微天女所誕靈異絕世尊為始祖得

禮之宜平文昭成雄據塞表英風漸盛圖南之業基自此始長孫斤之亂也兵交御坐太子授命昭成獲免道武此時后緡方派宗廟復存社稷有主大功大孝實在獻明此之三世稱謚可也自茲以外未之敢聞其三曰臣以為南巢桀亡牧野紂或斬以黃鉞懸首白旗幽王死於驪山厲王出奔於彘未嘗隱諱直筆書之欲以勸善懲惡詒誡將來者也而大武獻文並皆非命前史立紀不異天年言論之間頗露首尾殺生害君莫知名姓逆臣賊子阿所懼哉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圓首方足孰不瞻仰况復兵交御座矢及王屋而可隱沒者乎今始撰史分明直書不敢迴避且隱桓之死閔昭殺逐丘明據實叙於經下况復懸隔異代而致依違哉其四曰周道陵遲不勝其弊楚子親問

九鼎吳人未徵百件無君之心實章行路夫子刊經皆書曰卒
自晉德不競宇宙分離或帝或王各自署置當其生日聘使往
來略如敵國及其終也書之曰死便同庶人存沒頓殊能無懷
愧今所撰史諸國凡處華夏之地者皆書曰卒同之吳楚其五
曰壺遂發問馬迂答之義已尽矣後之述者仍未領悟董仲舒
司馬迂之意本云尚書者隆平之典春秋者撥亂之法興衰理
異制作亦殊治定則直叙欽明世亂則辭兼顯晦分路命家不
相依倣故云周道廢春秋作焉堯舜盛尚書載之是也漢興以
未改正朔易服色臣力誦聖德仍不能尽余所謂述故事而君
比之春秋謬哉然則紀傳之躰出自尚書不學春秋明矣而范
曄云春秋者文既總略好失事形今之擬作所以為短紀傳者

不章善癉惡振一代之清芬褒德懲凶備百王之令典惟晉氏
膺運制有中原上帝啓玄石之圖下武代黃星之德及中朝鼎
謝江左嗣興並宅寰區愬垂徽號足以飛英麗筆將美方書但
十有八家雖存記注而才非良史書虧實錄榮緒煩而寡異行
思勞而少功叔寧課虛滋味同於畫餅子雲學海洧滴堙於涸
流處叔不預於中興法盛莫通於創業泊乎于陸曹鄧略紀帝
王鳶盛廣松總編載祀其文既野其事罕傳遂使典午清塵韞
遺芳於簡冊金行襄誌闕繼美於驪駟遐想寂寥深為歎息宜
令脩國史所更撰晉書詮次舊文裁成義數俾夫湮落之誥咸
使發明其所湏可依脩五代史故事若少學士亦量事追取於
司空房玄齡中書令褚遂良太子左庶子許敬宗掌其事又詔

中書舍人來濟著作即陸元仕劉子翼守主客郎中盧承基大
史李淳風太子舍人李義府薛元超起居郎辛玄馭著作佐郎
劉喬之光祿主簿楊仁鄉御史主簿李延壽校書張文恭並當
時屬文之士分功撰錄莫不博考前文榜求遺逸焚夷繁亂人
之舉其精要又令前雅州刺史令狐德棻太子司儀郎敬播主
客員外郎李懷安屯田員外郎李懷儼詳其條例重加考正以
臧榮續晉書為摺本撫諸家傳記而附益之爰及晋代文集罔
不畢記為十本紀十志七十列傳三十載記其太宗所著宣武
二帝及陸機王羲之四論稱制誥為房玄齡以下為論皆稱史
臣後數載而書就藏之秘府 賜齡等各有所差以其書賜皇太
子及新羅使者各一部焉

又載李淳風為大史丞預撰書及
五代史書其天文歷皆淳志所作

史班之所變也網羅一代事儀周悉適之後學此為優故繼
而述之觀曄此言豈直非聖人之法又夫馬迁之意旨蓋自謂
賢仰具躄而放之魏收云魯史既修達者貽則子長自拘紀傳
不存師表蓋泉源所由也非企及雖復遜辭畏聖亦未思紀傳
所由來也澹人以為司馬迁創立紀傳以來述者非入了一無
善惡皆為立論計在身行跡具在正書事既無奇不足懲勸再
述乍同銘頌重叙唯覓繁文按立明亞聖之才發揚聖旨言君
子者無非甚恭其間尋常直書而已今所撰史竊有慕焉可為
勸者了成論其得失其無損益者所不論也

王邵為著作佐郎以毋憂去職在家著齊書時制禁私撰史為
內史侍郎李元操所奏帝怒遣使收其書覽而悅之於是起為

員外散騎侍郎遷秘書少監卒邵在著作將二十年專典國史
撰隋書八十卷初撰齊誌為編年牀二十卷復為齊書紀傳一
百卷平賊記三卷尔朱氏家傳二卷

三十卷

牛弘為吏部尚書撰周史八十卷

虞綽字士裕大業初為秘書學士奉詔與秘書郎虞世南著作
佐郎庾自直等撰長洲玉鏡等書十餘部綽所筆削煬帝未嘗
不稱善而官竟不迁

許善心大業四年為給事郎撰六物志奏之九年煬帝嘗言及
高祖受命之符因問鬼神之事勅善心與崔祖濟撰靈異記十

卷初善心父亨仕陳領大著作撰梁史未就而卒善心述成父
志修緝家書葺略成七十卷

宇文愷為左庶子撰東宮典記七十卷

明克讓為通直散騎常侍著古今代記一卷續名僧記一卷
柳誓為秘書監撰晉王北伐記十五卷

侯白為儒林郎著旌異記十五卷行於世
崔頤為起居舍人大業中奉詔作東征記

唐王通字仲淹勃之祖也絳州龍門人仕隋為蜀郡司戶書佐
大業末棄官歸以著書講學為業依春秋牀例自獲麟後歷秦
漢至於後魏著紀年之書謂之元經

令狐德棻為起居舍人高祖武德四年十一月德棻從容言於

帝曰近代已來多無正史梁陳及齊猶有文籍至於周隋多有遺闕當今耳目猶接尚有可憑如是十數年後恐事跡湮沒無可紀錄至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詔曰司典序言史官紀事考論德失究其變通所以裁成義類懲惡勸善爰自有魏至于陳隋莫不自命正朔縣歷歲祀各殊徽號剛定禮儀然而簡牘未編紀傳咸闕炎涼已積謠俗迂訛余烈遺風泯焉將墜朕顧彼湮落深用軫悼有懷撰次實資正直中舍人蕭瑀給事中王敬業著作殷聞禮可修魏史侍中陳叔達秘書丞令狐德棻六史今唐儉可修周史中書令封德彝中書舍人顏師古可修隋史大理卿崔善與中書舍人孔紹安太子洗馬蕭德言可修梁史太子詹事裴矩吏部郎中祖孝孫前秘書丞魏徵可修齊史秘

書監竇璉給事中歐陽詢秦王文學姚思廉可脩陳史綿歷數

載竟不就而罷脩撰之源自德棻始至貞觀三年於中書置秘書內省以

修五代史十年正月二十日尚書左僕射 玄齡侍中魏徵散

騎常侍姚思廉太子右庶子李百藥孔穎達禮部侍郎令狐德

棻中書侍郎岑文本中書舍人許敬宗等撰成周隋梁陳齊五

代史上之進階頒賜有差顯慶元年五月四日史官脩隋梁齊

周隋五代志三十卷太尉長孫無忌表進之魏徵為侍中初有

文本撰周史孔穎達許敬宗撰隋史姚思廉撰梁陳史李百藥

撰齊史徵受詔愬加撰定多所損益務存簡正隋史序論皆徵

所作梁齊各為愬論時稱良史史成加左光祿大夫進封鄭國

公賜物二十改姚思廉受詔與書監魏徵同撰梁陳二史思廉

又採諸家梁史續成父書并惟究陳事剛益博綜顧野王所脩舊史撰成梁書五十卷陳書三卷魏徵惟裁其愬其編次筆削皆思廉之功也

裴矩為民部尚書撰開皇平陳記十二卷

房玄齡為司空貞觀十七年七月玄齡及給事中許敬宗著作
即敬播上所撰高祖今上卿大實錄各二十卷二十年閏三月

詔曰朕極溺師旅省方禮畢四海無事百揆多閑遂因暇日詳
觀典府考龜文於犧載鳥冊於軒年不出巖廊神交千紀之外
穆然旒纁臨眺九皇之表是知右史序言由斯不昧左官詮事
歷茲綿遠發輝文字之道尊達書契之源大矣哉蓋史籍之為
用也自沮誦攝官之後伯陽載筆之前湯代史臣皆有剛中
凡脩而採擣机倚相誦而闡丘墳降自西京班馬騰其茂實逮
于東漢范謝振其芳声叢爾當塗陳壽敷其國志眇哉有宋沈
約裁其帝籍至若梁陳高氏朕命勒成惟周及隋亦同甄錄莫

溫大雅為禮部尚書撰今上王業記六卷

長孫無忌以高宗廟大尉同中書門下三品永徽元年閏五月
二十三日脩貞觀實錄畢上之起貞觀十五年至二十三年五

月勒成二十卷顯慶元年七月無忌又與太子傅尚書左僕射
燕國公于志寧中書令兼太子詹事崔敦禮官國子祭酒崇文
館學士令狐德棻中書侍郎兼檢校右庶子弘文館學士李義
府著作即崇賢學士劉裔之著作即楊仁卿起居即弘文館直
學士張文恭等撰國史成起義寧尽貞觀末依紀傳之例凡八
十一卷成詣闕上之詔無忌已下加爵賜布有差藏其書於內

府許敬宗為中書令高宗顯慶四年二月敬宗與中書侍郎許
圜師太史令李淳風著作佐郎楊仁卿著作即顧裔詔受撰貞

觀二十三年已後至顯慶三年實錄成二十卷添成一百卷亦以

所紀多非實錄劉仁軌等曰先朝身罹甲冑親履兵鋒戎衣露

馮汗親鑿生蟻削平區宇康濟生靈數年之間四海清晏方

始歸功上帝臨馭下人昨觀國史所書多不周悉即等必須窮

徵索隱原始要終盛業鳴勳咸使詳備至如先朝作感鳳賦意

屬阿舅及士庶敬宗乃移向尉遲敬德傳內又當幸溫湯殿習

長團四合萬隊俱前忽然雲霧昏部伍錯亂先聖既觀斯事

恐莫枉法者多遂潛隱不出待其整理然後臨觀願謂朕曰振

旌訓兵國之大典此之錯失於法不輕我若先之必須行法一

是徵軍政得罪人多我今不出良為於此今乃後向魏徵傳內稱

辟仗已過忽於軍中見一人身帶橫刀其人云聞昨仗至帕不

敢出仗家搜索不覓遂伏不敢動先聖歛轡即還頭謂朕曰不

此事若發數人合死汝可於後伺看早技出之史家唯此一事

差似不失其真郝處俊奏曰先聖仁恩觸數皆是臣命係往年

宿衛之日被差腰牽供奉見有三衛誤拂御衣此人所懼五情

無主先聖謂之日以間無御史我不為汝作罪過不須怕懼上

謂處俊曰此亦須入史至三月詔太子左庶子同中書門下三

品劉仁軌吏部侍郎同三品李敬玄中書侍郎郝處俊黃門侍

郎周智等周並修史仁軌等於是左史李仁

實專掌其事將加刊改會仁實卒官又止

敬宗又撰文館詞林文人傳一百卷

呂才為太子司更大夫顯慶四年著隋紀二十卷

孟利身撰封禪錄十卷入為著作郎

李延壽為符璽郎撮近代諸史南起自宋終於梁北始自魏卒

於隋合一百八十篇號為南北史帝自製序延壽又撰太宗文

張昌宗為太子舍人修文館學士撰古文紀年新傳三十卷

唐臨為吏部侍郎貶潮州刺史撰冥報紀二卷

李義府為右相流振州著宦遊記二卷

武三思為特進梁王則天長安三年正月勅三思及納言李嶠

正諫大夫敬則司農少卿徐彥伯鳳閣舍人魏知古崔融司封

郎中徐堅左史劉知幾直史館吳兢修唐史採四方之志成一

家之言長懸指則以貽勸誡

劉仁軌為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著行年紀十卷行於代
杜儒童為太州刺史撰隋季革命記十二卷傳於代

何彥先為地官侍郎撰三國戰策十二卷行於代

劉允濟為著佐郎嘗採摭魯哀公後十二代至於戰國遺事撰
後春秋二十卷表上之盛傳於代迂左史兼直弘文館

魏元忠為中書令中宗神龍二年五月與左散騎常侍武三思
禮部尚書祝欽明史官太常少卿徐彥伯秘書少監柳冲國子
司業崔融中書舍人岑羲徐堅等以則天實錄二十卷上之

元行冲為大常少卿景龍二年十二月行冲以本族出於後魏
未有編年之史乃撰魏典三十卷事詳文簡為學者所稱

宗秦客為內史撰聖母神皇實錄十八卷

丘悅為岐王傳撰三國典略三十卷

劉子玄為著作即脩史玄宗開元四年十一月與吳兢撰脩曆
宗實錄二十卷則天實錄三十卷中宗實錄二十卷以聞

吳兢為太子左庶子開元十四年七月六日兢上奏曰臣往者
長安景龍之歲以左拾遺起居即兼修國史時有武三思張易
之昌宗紀處納宗楚客常溫等相次監領其職三思等立性邪
佞不循憲章苟飾虛詞殊非直筆臣愚以為國史之作在乎善
惡必書遂潛心積思別撰唐書九十八卷唐春秋三十卷用藏
于私室雖綿歷二十余年尚刊削未就但微臣私門函室頃歲
以丁憂去官自此便停知史事竊惟帝載王言所書至重儻有

廢絕實深憂懼於是彌綸舊紀重加刪緝雖文則不工而事皆從實斷自隋大業十三年迄乎開元十四年春三月即皇家一代之典盡在於斯矣既將撰成此書于私家不敢不奏又卷軸稍廣繕寫甚難特望給臣皆書手三數人并紙筆墨等至絕筆之日當送上史館於是勅就集賢院脩成其書俄又令就史館及兢迂荊州司馬其書竟未能就所脩草本兢亦自將帝令中使往荊州取得五十余卷其紀事踈略不堪行用兢又撰中宗皇帝實錄二十卷裴光庭為侍中開元二十年三月丁卯奏曰臣聞聖人述作光宅天人心次紀皇王之跡垂謨訓於万代示褒貶於一方湯武道衰斯文將墜周公補其絕緒仲尼振其頽綱然後樂正雅頌懲惡觀善自獲麟已未代歷千祀班馬以紀傳黜凡例魏晉

以纂殺為揖讓既挽亂前軌聳瞽後代春秋之義非聖人誰能修之伏惟陛下闢四門修六典高視風雅發揮經術微臣末學侍罪阿衡職兼弘文惧不勝任昔晉書文詞繁冗穿鑿多門太宗特紆宸衷親為刊削無命儒學以成贊論書稱御製臣等不勝大願上自周敬下至有隋約周公舊規依仲尼新例脩續春秋經其有褒貶伏望進御裁定指歸如先朝故事其傳請與館內直學士張琪李融等如左丘明受經敷暢聖意屬詞以事原始要終審送順之端定君臣之叙繼周孔之絕跡闡文武之鴻休傳之無窮永為程式帝手詔報曰大上立德其次立言所以稽象緯而垂訓誡也卿博古知今通才達識處弼諧之任則忠謹日聞綜墳籍之司則文儒道長今欲正人倫而美教化因舊

史而作春秋斥班馬之紕繆繼經傳之褒貶著述之美當如斯
馬將以先朝取朕裁定雖憲章前烈而事業相懸卿且就功隨
了續進

常述開元時為工部侍郎居史職二十年國史自令狐德棻至
於吳兢雖累有修撰未成一家之言至述始定類例續遺闕勒
成國史一百一十三卷并史例一卷事簡而語詳雅有良史之
才蘭陵蕭穎士以為譙周陳壽之流

劉貺為左拾遺依劉向說苑撰續說苑十卷以獻玄宗嘉之
于休烈肅宗時為大常少卿兼脩國史至德二年十一月二十
七日奏曰國史一百六十卷開元實錄四十七卷起居注并余
書三千六百八十二卷並在興慶宮史館京城陷賊後皆被焚

燒且國史實錄聖朝大典脩撰多時今並無本伏望下御史臺
推勘史館所由令府縣招訪有人別收得國史實錄如送官司
重如購賞若是官書仍赦其罪得一部超授官得一卷賞絹十
疋數日之內唯得一兩卷前修史官工部侍郎常述陷賊入

東京至是以其家滅國史一百一十三卷送于官

又撰五代帝倫

元載代宗朝為相廣德二年四月詔集賢院撰歷代書志從載
所請也

令狐烜為起居郎舍人兼脩國史大曆三年烜修玄宗實錄一
百卷成烜著述雖精屬喪亂之後起居注亡失纂開元天寶間
事唯得請家文集編其詔用名臣傳十無三四後人以漏略譏
韓潭為夏紘良郎節度使德宗貞身元十三年潭進統載三十

冊府元龜
卷其書採虞夏以來至于周隋錄其事跡善於始終者六百六十八人為五傳

沈既濟為左拾遺史館修撰建中實錄十卷

令狐丕為大僕寺丞憲宗元和二年七月丕進亡故史官令狐
峘所撰代宗實錄四十卷詔付史官初峘為右庶子史館修撰
坐貶吉州別駕實錄於貶所畢功至是方奏以功贈工部尚書
裴均為中書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元和五年十月均典史官
蔣武等修成德宗實錄表奏之曰臣聞格天周物之功繼續靖
難之績屬當興運則事顯一時貽之後來則名示百代是以舜
謂及善禹稱無間典謨斯在芳烈可徵雖垂訓必資濟哲顧不
朽亦賴之紀述伏以德宗皇帝臨御天下殆三十年躬勤庶政

戡難群慝消復厄運大極橫流貞元之後天下無事亭障寢折
梯航獻珍納蒸人於壽域兼前王之能事加以聖政多暇睿文
間作篆諸金石播於管弦扶持奮武之勲死節納忠之士亦猶星
拱辰極雲從飛龍居臣協期事業光大宜當刊錄以垂無窮
陛下掃清寰區恢復祖業執契求理思覲前鑒爰詔臣等俾加
撰錄臣與修撰官秘書少監蔣武以去年八月論著絕筆勒成
德宗實錄五十卷繕寫整飭今已就功臣等學愧前修職叨東
觀雖談天測海未究其高深而褒善貶惡靡慙其良直徒極搜
採尚懼闕遺臣屬有犬馬之疾未任躬自獻上伏以國之大典
夙奉德音編簡既終稽慢為罪其實錄五帙五十卷并目錄一
卷謹隨表獻上帝覽而稱善詔答之曰朕獲續丕緒憲章成式

永為皇祖之訓魏乎一代之典爰俾撰錄垂之無窮以卿台輔元臣清直正氣博貫程制該通古今載筆之司遂命監領果諧朕志克就厥功縑緗永存風烈盡在祗若遺範感尉良深眷勤勞增用嘉歎所進知乃賜帑繒錦三百疋及銀罌修史官蔣武林寶常處厚樊深等既頒寵錫又皆命進秩蔣武後改名文再居史職前後二十年著大唐宰臣錄七十卷凌煙閣功臣秦府十八學士史臣傳共四十卷宰相記三卷

劉疎為石補闕集賢殿學士著傳記三卷

張薦為工部侍郎初在史館二十余年著宰輔傳略寓居錄令怪集等馬字為秘書少監史館修撰有史學撰鳳池錄五十卷范傳正為宣歙觀察使著西陲要略三卷

路隨為翰林侍講學士諫議大夫穆宗長慶二年十月勅隨及中書舍人韋處厚充史館修撰修憲宗實錄仍分日入史館脩實錄未畢之間且許不入內署仍放朝參其實錄雖未紀筆統例取捨皆處厚創起文宗朝隨為中書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大和四年三月隨表上憲宗實錄曰臣聞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為春秋言為尚書遠自軒皇近為列聖具間濬哲文明之德格天濟物之功實賴記述傳諸不朽伏以憲宗皇帝承十葉之基運盪六十年之妖氛神功燁於無外玄化光於九有語儉德則漸澌濯以垂訓言憂勤則躬日昃而忘倦廣聰明則惟恐其不聞納忠諫咸許其自達群臣荷寬裕之德黑首飽慈惠之仁今之奉盛烈者貞觀開元元和而已誠宜垂諸簡牒煥

被縑緗長慶二年詔監修宰臣杜元穎命翰林講學士臣處厚
臣趙暨史官沈傳師鄭澣字文籍等分年編次實錄屬中外多
故筆削未遑或職秩處移刊綴莫就陛下丕承鴻緒思弘祖德
前詔處厚繼命臣隨比因奏對促令纂勅臣今採處厚等所錄
又與見在史官蘇景喬等博訪遺逸精加研覈以畢其功速茲
周歲錯綜方就謹撰憲宗皇帝實錄為四十卷目錄一卷謹隨
表奉獻雖利稍極思徒効其勤勞而測海窺天豈知其萬一無
任悚惕兢慙之至謹詣九順門奉進以聞詔報之曰卿學貫六
經究春秋之微旨業精五典得簡冊之菁華編年紀述於皇猷
記事備陳於王業垂光言而可法彰禹績而有光極思盡誠宣
我祖德閱覽之際虔感彌深賜監修國史路隨及見在史官司
封郎中蘇景喬起居舍人陳夷行屯田員外郎李漢右拾遺蔣
係各錦綵銀器有差隨又進穆宗實錄二十卷文宗時隨為門
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脩國史天和五年奏伏奉七月
十七日勅以順宗實錄頗非詳實委臣等重加刊正畢日聞奏
者臣奉宣睿旨尋以拜恩亦取史本欲加筆削近伏見衛尉卿
周居巢諫議大夫王彥威給事中李固言及史官蘇景喬等各
上章疏具陳刊改非宜又聞班行以此論議頗衆臣伏以史策
之作觀誠所存事有當書理宜歸實正匹夫美惡尚不可誣人
君得失無容虛載聖恩以前實錄記貞元末數事稍非據實蓋
出傳聞審知差舛便使刊正頃因生日屢形聖言通計前後至
于數四臣及宗閔僧孺亦以永貞已來歲月至近禁中行事在

外固難詳知陛下所言皆是接於耳目既聞乖謬因述古今引前史直不疑盜嫂之言及第五論樞婦公之說固多此類難盡信書所冀睿鑒詳於听言深宮慎於行事特此比類上開聰明特蒙降察稍恕前謬由是近垂宣命令有改修臣等伏以貞觀已來累朝實錄有經重撰不敢固辭但欲粗刪深誤亦且存諸說宗閔僧孺相與商量緣此書成於韓愈今史官李漢蔣係皆愈之子婿若遣參撰或致私嫌以臣既職監修盡令詳正及經奏請事遂施行今者睿庶執言不如本起表章交奏似有他疑臣雖至昧容非自請既迫群議輒冒上聞縱臣果獲修成必懼終為時累且韓愈所書亦非出已元和之後已是相循縱其密親豈害公理使歸本職實謂正名其實錄狀伏望條示舊記

最錯者宣付史官委之脩定則聖祖垂休永無慙於傳信下臣非據獲減戾於侵官彰清朝立政之方表公器不私之義流言自弭時論攸宜詔曰其錄中所書德宗順宗朝禁中事尋訪根抵蓋起謬傳諒非信史且令史官詳正刊去其他不要便修其餘依奏李德裕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大和八年九月己未進柳芳舊聞三卷又撰異域歸忠傳二卷

王彥威為戶部侍郎判度支開成二年二月進所撰唐典七十卷其表曰臣去大和六年伏蒙聖恩擢授諫官又叨史職注記之暇常覽國史臣輒略其繁文萃其機要起自武德終於永貞撰成唐典一部凡七十卷謹詣右銀臺門奉進文宗頗嘉之賜以綿絲銀器仍宣付史館集賢院繕寫

李紳為宰臣監修國史武宗會昌元年四月奉勅憲宗實錄宜
令史館再修撰進入其先撰成本不得注破并與新撰本同進
未至三年十月紳與修撰官鄭亞等修畢進至大中二年十一
月又降勅曰憲宗實錄宜施行舊本委天下諸州府察訪如有
寫得者並送館不得藏隱先是存德裕東政以其父元和初為
宰相前史官或書其不善之事故德
裕先請不遷憲宗廟為議者沮
之復請改撰定錄朝野非之

崔龜從為相大中五月七月上新撰唐曆三十卷

李讓夷為中書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撰敬宗實錄十卷

魏謩為相監修國史大中八年三月謩修成文宗實錄四十二
卷上之史官給事中盧耽大常少卿蔣偕司勳員外郎王泯右
補闕盧告頌錫銀器錦練有差

崔玄暉以著述為業所撰義士十五卷友義傳十卷

柳玘為吏部侍郎大順元年二月勅玘等修宣宗懿宗僖宗實
錄始丞相監修國史杜讓能以三朝實錄未修仍奏吏部侍郎
柳玘右補闕裴廷裕左拾遺孫泰駕部員外李喬大常博士鄭
光庭等十五人分修之踰年竟不能編錄一字惟庭裕採宣宗
朝耳目聞觀撰成三卷目曰東觀奏記納於史館
沙仲穆詔宗龍紀中纂野史十卷起自大和終於龍紀因曰大
和野史

監本用府元龜卷之五百五十六

卷之五百五十七

監本大字冊府元龜卷之五百五十七

國史部四

採撰第三

梁李琪貞明中歷兵礼史侍郎與張袞郝殷象馮錫嘉奉詔修撰大祖實錄三十卷叙述非工事多漏略復詔宰臣敬翔別纂成三十卷目之曰大梁編遺與實錄偕行

後唐趙熙明宗時為起居郎史館修撰天成二年八月熙上言曰伏以皇帝陛下應天御宇續聖承乾咸從睿哲之功克致文明之運始自乾坤蕩定京輦廓清歲規委諫諍之臣輔弼任賢良之士莫不盡編竹帛已播遐陬其有聖德憂勤睿謀沉密至理每叶於神化格言皆契於天時或拱極侍衛之臣或秉政樞

機之地或陛下有籌畫之妙或大臣得應對之宜外班既不聞之直史憑何紀錄實慮歲月深久永作遺文自此凡是內中公事及詔書奏對應不到中書者伏乞委內臣一人施具抄錄月終關史館庶使簡編筆備言動無遺垂萬古之美談顯一時之盛事九月史館奏伏奉九月八日勅國祚中興已逾五載皇基統嗣爰及兩朝其有紀年之書行事之紀未聞編錄實謂曠遺所司既不彊明史官又無起請因循斯久闕漏轉多宜令史臣先修大祖武皇帝莊宗兩朝實錄速具進呈新朝日曆行事亦可精專纂錄無使廢墜者伏以簡編事重久闕監修須循廣記之規以備必書之要館司或有闕漏公事盡令提筆施行伏自陛下赴難洛京以副人望宰臣百辟諸道藩侯各貢牋章請臨寶位群情尤切三讓彌堅且行教令之規先進大王之號既從俞允尋就續承皇澤播於萬方聖功超於千古伏自大駕到至德宮宰臣百官諸道侯伯各上勸進牋表及聖旨謙讓批荅兼宣諭諸道教詔令書及寶冊文并自天成元年四月後至今年九月已前內降詔書陛下日親時政金口所宣去弊除姦及近臣敷奏省費從寬之事並請下所司各檢抄錄送館所冀編修總無漏略從之十二月同州鄴度使盧質准勅錄大祖莊宗兩功朝臣書詔曰進之是月都官郎中庾傳美訪圖書於三川孟知祥處得九朝實錄及雜書傳千餘卷並付史館同光已後館中煨燼無幾九朝實錄俱係漏闕

趙鳳監修國史天成四年七月鳳奏當館奉勅脩仁祖獻祖太

祖莊宗四帝實錄自今年六月一日起手旋具進呈次伏以凡
開纂述務合品題承乾御宇之君行事方云實錄追尊用號之
帝約文只可紀年所脩前件史書今欲自莊宗一朝名為實錄
其太祖已上並目為紀年從之至其年十一月史館上新修仁
祖獻祖太祖紀年錄共二十卷莊宗實錄三十卷鳳及修撰張
昭遠呂咸休各賜繒綵銀器等

崔枕為都宮郎中知制誥長興二年五月枕上言臣聞高祖神
堯皇帝初定天下起居舍人令狐德棻上言以近代已來多無
正史恐十數年後事跡蔑聞因命儒學大臣分撰南北諸史且
言異代猶恐棄遺况在本朝豈宜湮滅常聞宣宗續承大業思
致時雍盱食宵衣憂勤庶務十餘年之內可謂治平于時史官

雖有注記尋屬多故輦輅省方未暇刊修皆至淪墜統臨之盛
寂寞無聞伏思年代未遙耳目相接豈無野史散在人間伏乞
特命購求訪之衆人十獲五六亦可以備編脩奠成一代之信
書永作千年之盛觀從之至三年五月史館奏當館職備編脩
理無曠失將天惡而具載庶古今以同風垂訓將來傳範不朽
實有國之重事乃設教之本根伏自寇盜寢興皇唐中否四朝
之聖君令命寂寞無聞數世之忠臣楷模湮淪罔紀于后妃貴
主帝子皇孫禮樂廢典制度鈛革不偶文明之運難宗祖述之
規既遇昇平須謀纂集勅旨史館奏陳事件皆叶規程顯驗公
勤並宜依允十一月壬午史館奏自宣宗朝以來時歷四朝未
有實錄年代深遠簡牘散亡更歷歲時轉失根本自中興已來

累於諸道購纂四朝日歷報狀百司關報亦恐已曾撰到實錄
值亂亡失乞下兩浙湖南巡屬購募四朝野史及除日報狀關
報等庶成撰集之功從之

李愚為門下侍郎監脩國史與諸儒脩成創業功臣傳三十卷
愍帝應順元年閏正月愚與脩撰判館事張昭遠等詣閣門進
新修唐功臣例傳三十卷

韓昭裳為端明殿學士末帝清泰元年史館上言凡書詔及處
分公事臣下奏議望命近臣以時繫日錄下史館編脩及詔樞
密直學士李壽美錄送有司行明宗時舊事也

姚顛為相兼監修國史清泰三年顛上表奉詔臣等同修先皇
帝實錄進呈自承天旨尋成日官同申太史之舊章編訪茂陵

之遺牒莫不囊螢汗簡寢筆懷鉛粗成典冊之大綱詎副宸旒
之重委臣聞刻木結繩之代泥金檢玉之朝傳茂實於無窮播
英聲於不朽良以絃歌誦美竹帛書勲然則序皇猷而有質有
文倫帝道而或疎或密疎則見譏於良史密則利澤於洪源故
禹穴藏書法永垂於千古橋山刻木化民何止於百年恭惟明
宗聖德和武欽李皇帝帝務實去革本仁祖義鄙漢家之霸道
薄用刑名遵老氏之玄言克敦慈儉爰自伏羲旂於參野總成
鉞於渠門三紀訓兵奉列聖而重安鼎祚八年御宇育黎元而
別創蘿圖臣歷覽前經詳觀括后無如先聖居宗室而扶景運
作維城而屏翰皇家鷹揚豹變之奇夔屈龍伸之智年總摠角
位已建牙輔獻祖太祖之經綸解僖宗昭宗之禍難東平巢蔡

北靜蕃渾披榛棘而立朝廷斬豺狼而興社稷及莊宗失馭寰
海橫流方哀義帝之喪堅守唐侯之位而謳歌遽迫曆數爰歸
於是革秦皇漢武之澆風修真觀開元之仁政以臣愚淺何以
發揮自捧絲綸如挾冰炭但緣職分難避擬掄臣即與判館事
修撰官中書舍人張昭遠中書舍人李詳左拾遺吳承範等依
約典謨考詳記注按編年之舊體各次第以分功起龍潛受命
四十年成鳳州新書三十卷雖研精覃思備振於綱條而事重
才輕仍憂於漏略加以裝綴鹵莽繕寫生疎旋命直館右拾遺
楊昭儉虔切指蹤專司校勘尚虞舛悞未及固詳將冒犯於進
呈實倍增於憂負翌日詔獎飾其書付史館中書門下率百官
上章慰賀

晉賈縉為起居郎史館修撰縉謂監脩趙莹曰唐史一百三十
卷止於代宗已下十余朝未有正史請與同職修之莹異其言
具奏晉祖然之謂李崧曰賈縉欲修唐史何如對曰臣每見史
官輩言唐朝近年來無實錄既無根本安能編紀縉聞崧言頗
怒面貴崧沮已崧曰其公卿入理須相惜此事非細安敢輕言
緯見宰相論說不已明年春勅脩唐史天福六年二月己酉縉
奏曰伏觀國史館唐高祖至代宗已有紀傳德宗至文宗亦存
實錄武宗至濟陰廢帝凡六代唯有武宗實錄一卷余皆闕落
臣今采記遺文及耆旧傳說編成六十五卷目為唐年補遺錄
以備將來史官修述臣聞裴子野之脩宋略爰在梁時姚思廉
之纂陳書乃於唐世咸因喪墜是有研尋皇帝陛下與日齊明

固天縱聖華山歸馬宗文之道已行虎殿延儒質疑之論斯啓
一作聿宣綸誥精擇史官以李氏又終想唐年遺事雖追名上
號其制相沿而創法定儀於文或異恐謠俗之訛變致信實以
湮沉緝將亡書以脩隆典臣久居職分深耻闕遺今錄淺聞別
陳短序伏冀特迴睿鑒俯念愚衷芸閣蓬山誠莫裨於良直蹄
涔掬土願少効於高深請下有司用資取證上覽之嘉歎賜器
四幣帛

趙瑩為相監修國史天福六年四月瑩奏曰伏以唐室居臨歷
年長遠至若王言帝載國史朝經治平之時充溢臺閣洎李朝
喪亂迨五十年四海沸騰兩都淪覆竹簡漆書之部帙多已散
亡石渠金馬之文章遂成殘缺今之書府百無二三臣等虔奉

綸言俾令撰述褒貶或從於新意纂修須按於舊書既闕簡編
先憂漏落臣今據史館所闕唐書實錄情下勅購永昔咸通中
宰相裴贄常保衡與蔣仲皇甫煥撰武宗宣宗兩朝實錄又光
化初宰相裴贄撰懿宗僖宗兩朝實錄皆遇國朝多事或值皇
輿播越雖聞撰述未見流傳其常衡裴贄合有子孫見居職任
或門生故吏曾託纂修或秘藏於士族之家或韜隱於銀儒之
室聖伐方編於舊史耆年有事於故朝聞此譔論諒多快愜况
行恩獎以重購求請下三京諸道及中外臣僚凡有將此數朝
實錄詣闕進納請量其文武才能不拘資地與除一官如卷帙
不足據數進納亦請不次獎讎以勸來者自會昌至天復垂六
十年其初李德裕平上黨著武宗伐叛之書其後康承訓定徐

方有武寧本末之傳如此色類記述頗多復世積典墳家傳史
筆或收纂當時除目藏在私居或採摭近代制書以為文集未
逢昌運無以發明今屬搜揚誠為際會既伸志業佇見旌讎請
下史外臣察及明儒宿學有於此六十年內撰述得傳記及中
書銀臺事史館日曆制誥用書等不限年月多少並許詣闕進
納如年月稍多記錄詳備請特行簡枝不限資序且與張昭等
共議所撰唐史抵叙本紀列傳十志本以綱帝業列傳以述功
臣十志以書刑政本紀以綱帝業者本紀之法始於春秋以事
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繫年刑政無遺綱條必奉須憑長曆
以編甲子請下司天臺自唐高祖武德元年戊寅至天祐元年
為甲子轉年長曆一道以憑編述諸帝本紀列傳以述功臣者

衣冠之家書於國籍中正清議定品流故有家傳族譜族國江
左百家軒裳繼軌山東舊姓簪組盈朝隋唐已來勲書王府故
士族子弟多自紀世功記載簡編以光祖考今宸恩渙洽屬意
謨論卿士大夫咸多世族聞茲汗簡孰不慰心請下文武兩班
及藩侯郡牧各叙累代官婚名諱行業功勲狀一本如有家譜
家牒一併送官以憑纂叙列傳十志以書刑政者五禮之書代
有沿革至開元判定方始備儀洎寶應已來典章漸缺其祇見
郊廟用拜公主攝事相禮之文章輅服章之數勢移權倖禮或
僭差故軍容釋奠於儒宮奉朝譏訕蒼伯扈奎而法服博士抗
論年代既深禮文斯感請下太常禮院自天寶已後至明宗朝
已來五禮儀注朝廷行事或異旧章並擬增損鄙文一一備錄

以憑撰述禮志四懸之樂不異前文八佾之容或殊往代隋唐
已未樂兼夷夏乃有文舞武舞之制坐部立部之名天寶之初
雲韶大備寶應之後音律漸衰郊廟殿庭舊章斯缺洎咸秦盪
覆鍾石淪亡龍紀反正之年有司特鑄懸樂施宮之儀空有其
文請下太常寺其四懸二舞增損始自何朝及諸廟樂章舞名
開元十部用廢本末一一按錄以憑撰述樂志刑名之制代有
重輕隋唐已未疏為律令然累朝繼有制勅相次增益旧條以
此格律之文未能盡一後勅不編於實錄諸制多在於法書請
下大理寺自著律令已未後勅入格條者及會昌已未所繼疑
獄一一開報以憑撰述刑法志律曆五行天文災異中書實錄
前代具書自唐季亂離簡編淪落太史所奏並不載於冊書謫
見之文時或存於星曆請下司天臺自會昌已未天文變異五
行休咎曆法改更據朝代年月一一條錄以憑撰述天文律曆
五行等亡唐初定官品令三公三師為第一品尚書令僕為第
二品兩省御史臺寺監長官六尚書為第三品自定令已後官
品繼舛比諸今文前後同異又有兼攝檢校之例資授用拜之
文軍容或盛於朝儀使務漸侵於省局以此官無定令位以賞
功臺府之權隨時輕重求諸官志前代無聞請下御史臺自定
令已後文武兩班品秩或外或降及府名使頗寺署廢置官名
更改一一具析以憑撰述職官志畫野離疆實均九貢帶河礪
嶽爰命諸侯唐初守邊則有都督摠管之號開元命將即有節
度按察之名故刺史多帶於使衙郡閣更兼於軍額其後四安

之地因亂多沒於戎夷九牧之中乘寵遂邀於旄鉞故山河易
制名額定繁請下兵部職方自開元已來山河地理使名軍額
州縣廢置一一條列以憑撰述郡國志漢述藝文隋編經籍蓋
以摠括典墳之部牢籠流略之書唐初以迄開元圖書大備歷
朝纂述卷軸彌繁若不統而論之何彰文雅之盛請下秘書省
自唐初已來古今典籍經史子集元撰人姓氏四部大數報館
以憑撰述經籍志目名叨輔弼忝愧裁成獲奉制書俾專信史
伏以有唐績曆累葉承平文德武功已紛綸於圖謀記言載筆
尚闕漏於簡書皇帝陛下永念淪胥深思揖讓周武謁成湯之
廟不忘故朝漢皇封王赦之孫益悲亡國今則已覃優渥爰勒
纂修凡在臣寮孰不知感所惧史才短淺識局荒唐實慮庸虛
有孤宸委所陳條例如可施行請下所司庶幾集事從亡劉昫
自唐末帝時為丞相監修國史清泰元年七月昫奏曰史官奏
天成二年九月詔纂修太祖至莊宗實錄及功臣列傳去四年
十一月修懿祖獻祖太祖紀年實錄二十卷莊宗室錄三十卷
呈進其功臣列傳委元修史官張昭遠與史館修撰相次編纂
列傳計三十卷今年閏七月進呈未下所司臣以立功立事須
標於竹帛記言紀事靡漏於簡編貴資賤賤之文備述難艱之
業伏惟陛下大明御宇至道臨人定寰區以武功守宗祧以文
德輝耀三古超越百王莫不萬國來庭千官奉職日叨居鈞軸
已愧庸虛曾無筆削之勞謬處監修之任輒茲奉奏冒瀆宸嚴
詔所修列傳付史館先是今春史館進之鄂王省視次便屬起

兵因是亡失故重繕寫奏故也二年六月制曰恭惟先皇帝夷
凶靖亂開國承家社稷危而再安乾坤否而復泰弘宣一德寵
惠兆民八年之間家給人足然而致理之績雖已播於頌聲紀
事之書尚未編於史氏緬維續奉之道良增愧惕之懷其實錄
宜令史館疾速修撰呈進唯務周詳勿令闕漏漢蘇逢吉為相
監修國史乾祐二年十月逢吉與史官賈緯上奏曰高祖皇帝
誕聖并門書勲晉室經文緯武既歷試於諸難應天順人俄光
宅於四海非干戈而瀆武實仁義而樂推可謂有典有謨盡言
盡美伏惟皇帝陛下纂承鴻業恭守丕圖調唯薦馨笙磬咸宜
依所奏四年十一月史館奏先奉勅旨纂修太祖武皇帝莊宗
光聖神閔孝皇帝兩朝實錄呈進者臣李彪富贍功愧裁成職
司獲奉於簡書祖述濫承於編旨國家神符運祚代出忠賢始
祖自太宗朝初鎮墨難爰崇官族帶礪之紛華不絕鼎彝之盛
美可尋懿祖昭烈皇帝立功元和羽戴章武東平隄察西關河
湟獻祖文皇帝既紹家聲愈遵堂構破羗夷而還貴主誅潞夔
而定徐方伏鉞分憂振雄名於閭服維城作固濟靈派於天潢
太祖武皇帝投袂勤王誓心報主拯三朝之患難邁五霸之英
威經綸既叶於上玄眷祐乃延於下武莊宗神閔皇帝謀猷特
立睿哲遐宣訓卒練兵擲風沐雨兩續崇鳳曆恢三百載之世功
平盪梟巢刷四十年之讎恥一登太寶四換周星其間天地慘
舒君臣善惡旋自宮闈變動簡牘散亡遂徧訪於見聞庶備詳
於本末修撰朝議郎左補闕張昭遠博於記覽早賴編排自今

年六月一日與同職官負等共議纂修獲成紀錄臣叨司筆削
比乏史才如甘英妄測於河源裨竈強論於天道殺青斯競代
斷增慙又以三祖追尊有殊受命約之舊史必在正名謹叙懿
祖書一卷獻祖書二卷太祖書一十七卷並題日紀年錄先帝
自龍飛晉陽君臨天下以日繫月一十九年謹修成實錄三十
卷誠多紕繆仰瀆休明顧鈇素以驚心塵冕旒而怡暗是日賜
門下侍郎兼工部尚書平章事監修國史趙鳳雜錄五十四蓋
椀一副至晉高宗天福六年二月己亥詔曰百王大典千古元
龜儻不編修永成漏略有唐氏遠自高祖下洎明宗紀傳未分
書志成闕今耳目相接尚有詢永若歲月更深何由尋訪眷言
筆削宜屬英髦戶部侍郎張昭遠起居郎賈緯祕書少監趙熙

吏部郎中鄭受益左司負外郎李為光等李並該通文皆微婉

俾成信史足展長才宜令張昭等修撰唐史仍令宰臣趙莹監
修昭又以唐朝數帝編簡殘缺詔遣修唐朝一代正史昭長於

筆述銳於採永不三歲取天寶前舊史至濟陰少主實錄野史

共纂成二百卷以聞有制稱美尋加戶封書付史館晉永帝開

官上新修前朝李氏書紀志列傳共二百一十三卷并日錄一

卷觀計三十帖賜監修劉胸及修史官等繪絲館器有羌

至世宗顯德三年十二月詔曰伏以太祖聖神恭肅文武李皇

帝削平多難開啓洪圖用干戈而清域中修禮樂而治天下克

勤克儉乃武乃文八絃方混於車書三載忽遺於弓劍英謀睿

略既高冠於前王聖德神功尚未編於信史詢於典禮闕孰甚
焉宜垂不刊之文以永無疆之美其太祖聖神恭肅文武孝皇

帝實錄宜差兵部尚書張昭修纂其同修纂官負委張昭定名
奏請又詔曰書契已來史冊相繼明君暗主罔或遺之所以紀
一時之興亡為千古之鑒誠梁均帝唐清泰二主皆居大寶奄
宅中區雖負宸當陽不享延洪之數而編年紀事宜存纂錄之
規用備闕文永傳未裔其梁均帝唐清泰二主實錄宜差兵部
尚書張昭修纂其同修纂官負亦委張昭定名奏請四年正月
兵部尚書張昭奏奉勅編修太祖實錄及唐梁二末主實錄今
請國子祭酒尹拙太子詹事劉溫叟同編修又奏撰漢書者先
為項傳編蜀記者首序劉璋所貴神器之傳授有因歷數之推
迂得序伏緣漢隱帝君臨在太祖之前其歷試之續並在漢隱
帝朝內請先修隱帝實錄以全太祖之事功又梁末主之上
有郢王友珪篡弒居位未有記錄請依宋書劉劭例書為元兇友
珪其末主請依古義書為梁廢帝其書曰後梁實錄唐末主之
前有應順帝在位四月出奔亦未編紀請書為前廢帝清泰主
為後廢帝其書並為實錄兼請於諸道搜索圖記並從之五年
六月兵部尚書張昭等修太祖實錄三十卷上之竇固自漢隱
帝時為相乾祐二年固上言臣伏觀上自軒昊下及隋唐歷代
帝王享國年月莫不裁成信史載在明文或編修只自於本朝
或追補亦從於來者曾無漏略咸有排聯蹤跡相尋源流可別
五運生成之道於是乎彰明一時褒貶之書因茲而昭著古既
若此今乃宜然輒敢上言庶禋有作伏以晉高祖洎少帝兩朝
臨御一紀光陰雖金德告哀蓋歸曆數而炎靈復盛固有階緣

先皇帝昔在初潛曾經所事舜有歷試之迹禹陳俾乂之功載
尋發漸之由實謂開基之本近見史臣修高祖實錄神功聖德
靡不祥明述漢之興由晉而起安可遺落朝代廢闕編修更若
日月滋深耳目不接恐成湮沒莫究端由伏惟皇帝陛下德洽
守文功宣下武化家為國備觀王業之源續聖繼明益表帝圖
之美舊章畢奉隆典聿修伏乞睿慈勅史官纂集晉朝實錄使
五運相承歷代而猶傳鳳紀百王垂訓繼明而且載鴻猷况今
司契御乾握籥纂極事每循於師古政必究於化源迨自金行
成茲火德所請編錄庶補闕文其晉朝實錄宜令監修國史蘇
逢吉與史官賈緯竇儼王仲等修撰呈進至太祖廣順元年七
月竇身固上言臣監修國史時奉詔修晉朝實錄伏以皇帝陛
下武公定業文德化民河圖洛書將薦聖明之瑞商俗夏諺無
輕典誥之資厚言貽識以弘心彰往考來而在念臣等任叨南
董才愧班荀屬辭虧朗暢之功摠論寡精微之識秩無文於昭
代浪塞闕如收遺韻於博聞美開耒者奉茲鈔契賞以油紉同
傾獻技之心上副成書之命所撰晉高祖實錄三十卷少帝實
錄三十卷謹詣東上閣門呈進勅身固等群書觀奧直筆記言
成一代之明文繼百王之盛典豈特洪纖靡漏抑亦褒貶有彰
將播無窮永傳不朽歎重褒美頃刻不忘

顯德六年十二月壬申朔史館奏請差官修撰世宗實錄從之

監本用府元龜卷之五百五十七

蓋本大字冊府元龜卷之五十八

國史部 五

論議

自左丘明授經於仲尼而為之傳其後太史公易編年之舊式
明述作之微旨揚權而論文辭炳焉班氏父子專心載籍亦復
斟酌前史譏正得失爾後當筆削之任者蓋不乏其人焉至於
考正先民之異同論次一時之類例斷以年紀裁其體範深述
微勸之本極談書法之事或例於封疏或形於奏記至乃立言
以垂制移書以布懷罕不磅礴今古講永真贖緒信佳話藹乎
前聞足以見作者志矣

漢司馬談為太史公談仕於建元封之間啓學者不達其意而

師詩詩感也各習師法感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天下一

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大傳謂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

致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言發迹雖殊同歸於至

端緒耳直 掌竊觀陰陽之術大詳而衆忌諱使人物而多畏陰

猶但也 然其叙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

寡要勞而少功是以事難盡從然其叙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婦

長幼之別不可易也易變 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

言難 然其疆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

下之分不可改也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劉向別錄云名家者

位不同礼亦異數礼 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

動合無形澹足萬物澹古 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

善撮名法之要撮摠取也 與時迁徙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

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小而功多操執特也 儒者則不然以為人

主天下之儀表也君唱臣和主先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佚佚

也字与 至於大道之要去從美黜聰明黜聰棄明倚依太素交

免同 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神形蚤衰欲

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

有教令八位八卦位也十二度十二次也二 曰順之者昌逆之

者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物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

天道之大經也經常 弗順則無以為天下紀綱故曰四時之大

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

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礼礼 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

...

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

亦上堯舜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陛三等茅茨不翦椽椽不

斷屋蓋曰茨茅覆屋也椽椽木也茨疾音朱又音菜飯土簋散土刑簋所以盛飯也刑以盛美也土謂燒

土為之既無噐也飯扶晚切簋音執散尺悅切糲梁之食糲粗米也一斛粟七斛米為糲音賴藜藿之美

藜華以蓬也藿豆葉也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斧音不盡

其哀教喪礼必以此為萬民率故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

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也要曰疆本節用則

人給家足之道也給亦足也人人家家皆何足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不能

廢也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壹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

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

臣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不能改也分扶名家苛察繳繞繳繞

猶纏繞也繳繞公鳥切使人不得反其意剗決於名時失人情剗續與專同又章免切

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引各責實參錯交玄明知

事情者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無為者守靜一也無不為者功利大

其實易行其辭難知言指趣幽遠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

任自然也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後故能為萬

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興舍興起也舍廢也故曰聖

人不朽時變是守無機巧之心但順時也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

言因百姓之心以為教但執其綱而已群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

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欵欵空也聲則明也中當也亮也中竹仲切欵言不聽姦

迺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迺形形見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迺

合大道混冥元氣之貌也混故本切光耀天下復反無名返還切凡人所生

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散形神離則死死
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合故聖人重之由此觀之神者生之
本形者生之具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又
謂其子迂田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脩舊起廢論詩書
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余歲諸侯相兼
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義士子為太史而
論載廢天下之文予甚惧焉爾其念哉又太史公曰先人有言
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至于今五百歲有能紹而明之正
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
讓懷古讓字言當已速成先人之業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為
何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之董生仲舒周道廢孔子為魯司

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時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

百四十二年之中是非謂本以為天下議表貶諸侯討大夫以

達主事而已矣使諸侯借侈大擅權故貶子曰我欲載之空言

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辯人

事之經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與與讀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

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

五行故長於變化以變化之道為長也長讀如本字禮網紀人

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

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是非故長

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

道義道言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

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

中之故易曰差以豪釐謬以千里此今之易經及彖象擊辭正無

斯蓋易象之故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漸久矣易

卦文言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

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

不知其權也為人君父者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

之名蒙猶為人臣子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誅死之罪

其實以善為之而不知其義其心雖善以不知義被之空言不

敢辭趙盾不知計職而夫不通禮義之指至於君不君臣不臣

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為臣下所干犯也臣不臣則誅

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

下大過予之受而不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

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禁者易見而禮之所禁者難

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

斷禮義斷決也決之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

賊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

否否唯唯謙應也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震戲至純厚作易

八卦惡讀與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

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獨刺譏而已也漢興已

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陽服也受命於穆清於歎辭

也言天子有美德而政澤流罔極罔無也海外殊俗重譯款塞

化清也於讀曰鳥

請來獻見者不可勝也道言也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宜盡其

意力勤也且士賢能矣而不用有國者恥也主明聖德不布聞有

司之過也且余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賢大夫之業

不速墮先人所言墮毀也謂不修之也音火規切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

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春秋謬矣

後漢班彪為除令以病免彪既才高而好著述遂傳心史籍之

間武帝時司馬遷著史記大初已後闕而不錄彪乃雜採煎史

遺事傷貫異聞作假傳數十篇因斟酌前史而機正得失其略

論曰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見於史籍昔夏古大史終古殷

大史勢固太史儋也暨於諸侯國自有史魯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衛史華龍骨者我大史也楚有左史倚

相故孟子曰楚之禱祝晉之乘魯之春秋其事一也乘者與於日賦乘馬

之事操札者置函之類與於記惡之誠春秋以三始卒四時以記方事遂各以為各其記事一也見趙岐孟子注定哀

之間魯定公哀公也魯君子左丘明論集其文作左氏傳三十篇又撰

異同號曰國語二十篇由是乘禱祝之事遂闕不行於是為闕也其書今亡

而左氏國語獨章又有記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

大夫號曰世本一十五篇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并諸侯則有

戰國策三十三篇漢興定天下大中大夫陸賈記錄時功作楚

漢春秋九篇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馬遷採左氏國語刪世本戰

國策據楚漢列國時是上自黃帝下訖獲麟武帝大始二年登龍虎首獲白麟遷

作史記絕筆作本紀世家列傳書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

冷此年也十篇謂遷殊之後七景記武禮書樂書兵書將

稽年表曰者傳三五世家龜策傳新列傳迂之所記從之

漢元至武次則其功也至於採經摭傳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疎

略不如其本務欲以多聞廣載為功論議淺而不篤其論術學

則崇黃老而薄五經黃帝老子道家也五經儒學也迂序傳曰

此謂崇黃老也又曰儒者儒傳而寡序貨殖則經仁義而羞貧

窮史記貨殖傳序曰家貧親老妻子弱歲時無以祭祀飯食

行而長貧賤詣道游俠則賤守節而貴俗功史記游俠傳序曰

仁義亦足羞也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亦笑之終身空室蓬戶褐衣蔬食不饜

今游俠之其行雖不執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以諾必

或不愛其軀赴士之危蓋有足多者今拘學或范咫尺之此其

義又孤於世豈若卑論齊俗與世沈浮而取名榮名哉大敵道傷所以遇極刑之咎也極行謂迂被腐也迂與任然

安書曰最下腐刑極矣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野父質相稱蓋良史之才也誠令

迂依五經之法言同聖人之是非意亦庶幾矣易曰類氏之子其殆庶幾乎

夫百家之書猶可法也若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大

史公書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由觀前聖人之耳目也司馬迂

序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卿士時起則曰本傳又

進項羽陳涉而黜淮南衛山謂迂著項羽本記又陳汝起於壘

家淮南衛山漢室之裔當世家細意委曲條例不經若迂之著

而編之列言進退之失也細意委曲條例不經若迂之著

作採獲古今貫穿經傳至廣博也一人之精文重思煩故有其

書刊落不盡尚有盈辭多不齊刊削也謂削落若序司馬相如

奉郡縣著其字至蕭曹陳平之屬及董仲舒並時之人不記其

字或縣而不郡者蓋不暇也史記衛青平陽人也張釋之今此

後篇慎覈其事整齊其文不為世家唯紀傳而已傳曰殺史見

極年易正直春秋之義也張衡字平子為太史令安帝永初中謁者僕射劉珍校書郎劉

駟駘等者作東觀撰集漢記因定漢家禮義上言請衡參論其事會並卒而衡常歎息欲終成之及為侍中上疏請得專事東觀收檢道文畢力補綴表曰臣仰幹史職敢激官守竊貪成訓息志頑愚願得專於東觀畢力於紀記思於補闕俾有漢体列此又長於天地並光明於日月照示萬嗣永不朽也又條上司馬迂班固所叙與典籍不合者十余事其略曰易稱宓戲氏王天下宓戲氏次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史迂獨載五帝不記三皇今宜并錄又一集事曰帝系黃帝產青陽昌意周書曰乃命少皞清清即清陽也今宜實定之又以為至莽本傳但應載纂事而已至於編年月紀災祥宜為元后本紀又更始居位人無異望光武初為其將然後即貢宜以更始之號建於光武之初書數上竟不聽及後之著述多不許典時人追恨之劉千秋為越騎校書東觀好樊長孫與書曰漢家禮儀叔孫通所草創皆隨律令在理官藏於几閣無紀錄者又令二代之業闕而不彰咸宜撰次依撰周禮定位分職各有條序令人無愚智入朝不感后以公族元老正丁其任焉可以已劉君甚然其言與邑子通人郎中張平子叅議未定而劉君迂為宗正衛尉平子為尚書郎太史令各務其職未暇恤也至順帝時平子為侍中典校書方作周官解詁乃欲次述漢事會復迂河間相遂莫能立也述作之功猶不易矣既感和言願見故新汲令王文山小學為漢官篇略道公卿內外之職旁及四夷博物條暢多所發明足知舊制儀品

晉賈謐為祕書監掌國史朝廷議立晉書限斷中書監荀勗謂
宜以魏正始起年著作王郎讚欲引嘉平已下朝臣盡入晉史
于時依違未有所決惠帝立便使議之謐上議請從秦始皇為斷
於是事下三府司徒王戎司空張華領軍將軍王衍侍中樂廣
黃門侍郎嵇紹國子博士謝衡皆從謐議騎都尉濟北侯荀爽
侍中荀藩黃門侍郎華混以為宜用正始開元博士荀熙刀協
謂宜嘉平起年謐重執奏戎華之議事遂施行

宋徐爰為太常丞初元嘉中著作郎何承天草創國史孝武初
又使奉朝請南臺御史蘇室生踵成之六年又以爰領著作郎
使終其業爰雖因前作而傳為一家之書上表曰臣聞虞史炳
圖元光被之美夏載昭策先隨山之勤天飛雖王德所至終陟

固有資田躍神宗始於俾又上田兆於納撥其在殷頌長發玄
王受命作周寔維雍伯考仁之盛則振古之弘軌降逮二漢亦
同茲義基帝華于豐郊紹作本於昆邑魏以武命國志晉以宣
啓陽秋明黃初非更姓之本秦始為造物之未又近代之令遠
之鴻規典謨緬邈紀傳成唯善惡具書成敗畢紀伏惟皇宋承
金行之澆季鍾經論之屯極擁玄光以鳳翔秉神符而龍奉剽
定金鯁天人佇屬晉祿數終上帝臨宋便應卷膺統寓對越神
工而恭服勤於三分讓德邁於不嗣其為巍巍蕩蕩赫赫明明
歷觀述聞莫或期等宜依御書改文登冊變號起元義熙為王
業之始載序宣力為功臣之斷其偽玄篡竊同於新莽雖靈武
尅殄自詳之晉錄及犯命于紀受戮霸朝雖揖禪之前皆著著

之宋策國典体大方垂不朽請外詳議於是外內博議太宰江
夏王義恭等三十五人同爰宜以義熙元年為斷散騎常侍巴
陵王休若尚書全部擅道寫二人謂宜以元興三年為始太
學博士虞劼謂宜以開國為宋公元年詔曰項籍聖公編錄二
漢前史已有成例桓玄傳宜在宋典余如爰議

范曄為太子詹事撰後漢書以為司馬遷班固父子其言史官
載籍之作大義粲然著矣議者咸稱二子有良史之才遷文直
而事覈固文贍而事詳若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
詳而有体使讀之者亶亶而不馱信哉其能成名也彪固譏遷
以為是非頗謬於聖人然其論議常排死節否正直而不叙殺
身成仁之為美則輕仁義賤守節甚矣固傷迂博物洽聞不能
以至免極刑然亦身陷大戮智及之仁不能守之嗚呼古人所
以致論於目睫也

南齊袁彖為秘書丞議駁國史擅超以天文志紀緯序位度五
行志載當時祥沴二篇所謂事用相懸日蝕為灾宜居五行起
超欲立處士溥夫事閔業用方得列其名行今栖遁之士排斥
皇王陵轍將相此偏介之行不可長風移俗故迂書未傳班史
莫編一介之善無緣頌略宜列其性業附出他篇

後魏高祐孝文時為秘書令後與丞李彪等奏曰臣等聞典謨
垂文話言所以光著載籍作戒行事所以昭揚然則尚書者記
言之体春秋者錄事之辭尋鑒前志斯皆司勳之實錄也夏殷
以前其文弗具白周以降典章備奉史官之体文質不同立書

之旨隨時有異至若左氏屬詞比事兩致並書可謂存史意而非史體逮司馬遷班固皆博識大世論叙古今曲有降章雖周達未英斯寔前史可言者也至於後漢魏晉咸依倣為惟聖朝創制上古開基長發自始均以後至於成帝其間世數久遠是以史弗能傳臣等踈陋忝當史職被覽國史竊有志焉愚謂自王業始基庶事草創皇始以降光宅中土宜依迂固大体用事類相從紀傳區別表志殊貫如此修綴事可備書伏惟陛下先天開物洪宣帝命太皇后淳曜二儀惠和王度声教之所洽風譯之所覃固以義振前王矣加以太和在降年未一紀然嘉符禎瑞備臻於程時洪功茂德事萃於當曩是會稽佇玉牒之章岱宗想石記之列而秘府策勲述美未盡將令皇風大猷或闕而不載功臣懿績或遺而弗傳著作郎以下請取有才用者參造國書如得其人三年有成矣然後大明之功德光于帝篇聖后之勲業顯于皇策佐命忠身之倫納言司直之士咸以備著載籍以孝文從之時李彪專統著作祐為今時相關預而已李彪為度支尚書除名及宣武踐祚彪永復舊職修史官之事乃上表曰臣聞龍圖出而皇道明龜書見而帝德昶斯其實中之書契也自瑞官立而卑高陳氏師建而貴賤序此乃人間之繩式是以唐典篆欽明之用虞書銘憤徽之篇傳著夏氏之箴詩錄商家之頌斯皆國史明乎得失之迹也逮於周熙鑒于二代文王開之以兩經公且申之以六經郁手其文典章大略也故觀雅頌識文武之丕烈察歌音辯周公之至孝是以季扎聽風

而知始基聞頌而識盛德至若尼父之剛魯籍丘明之辨孔志
可謂婉而成章久而不朽者矣自余秉志之比其亦有趣焉暨
史班之錄乃文窮於秦漢事盡於哀平懲勸兩書華實兼載文
質彬彬富哉言也今大漢之風美類三代降及華馬陳干咸有
放焉而敷贊弗遠不力致豈虛也哉其餘卒見而書觀事而作
者多矣尋其本未亦可往來焉惟我皇魏之菴有中華歲越百
余年幾十紀太祖以弗違開基武皇以奉時創業虎嘯域中龍
飛宇外小往大來品物咸享自茲以降世濟以官史叙錄未克
其盛加以東觀中地用敷有關美隨日落善因月稀故諺曰一
日不書百事荒蕪至于太和之十一年先后遠惟景業縣縣體
烈若不恢史闡錄惧上業茂功始有缺矣於是召名儒博達之
士充麟閣之選于時置臣衆短耒臣片至今臣出納披臣丞職
猥屬斯事無所與讓高祖時詔臣曰平爾雅至正爾等端臣與
著作等鳩集遺文并取前記撰為國書輒有新進時賢製作於
此者恐閨門既異出入主疑弦柱既易善音或謬自十五年以
來臣使國迂須有南轅之事故載筆遂寢簡牘弗張其於書功
錄美不其闕歟伏惟孝文皇帝承天地之寶崇祖宗之業景功
未就菴焉徂落凡百黎哨若無天地賴遇下軀明叡之真應保
合之量恢大明以獨物類靜恭以和邦天清其氣地樂其靜不
愆不忘率由舊章可謂重明疊聖元首康哉惟先皇之開創造
物經論浩曠加以魏典流製藻績垂篇窮理於有象盡性於衆
變可謂日月出矣無幽不燭也記曰善述者欲人踵其行善歌

者欲人繼其聲故傳曰文王基之周公成之又曰無周公之才
不得行周公之事今之親王可謂當之矣然先皇之茂猷聖遠
今王之懿美洞鑒唯之前代其德靡悔也時哉時哉可不照光
哉合德二儀者先皇之陶鈞也齊明日月先皇之洞照也慮周
四時者先皇之茂功也合契鬼神者先皇之玄燭也遷都改邑
者先皇之鑒也思同書軌者先皇之遠也守在四夷者先皇之
略也海外有截者先皇之威也禮田岐陽者先皇之義也張藻
岱郊者先皇之仁也奎幸幽漢者先皇之智也變代南遷者先
皇之禮也外中告成者先皇之肅也視度宗社者先皇之敬也
袞實無闕者先皇之克也物成務者先皇之身也觀乎人文者
先皇之蘊也革弊創新者先皇之志也孝慈道洽者先皇之衷
也先皇有大功二十四以謙尊而光為而弗有者可謂四三皇
而六五帝矣誠宜切書於竹素聲播於金石臣竊謂史官之達
者大則與日月齊明小則與四時並茂其大者孔子左丘是也
小者史遷班固是也故能聲流無窮義昭無來裔是以金石可
滅而風流不泯者其唯載籍乎諺曰相門有相將門有將斯不
唯其性蓋言習之所得也竊謂天文之官太史之職如有其人
宜其世矣故尚書稱羲和世掌天地之官張衡賦曰學乎史氏
斯蓋世傳之義也若夫良冶之子善之為裘良弓之子善之為
箕物豈有定習串則知耳所以言及此者一職不修事多淪曠
天人之際不可湏臾闕載也是以談迂世而功力彪固世而事
成此乃前鑒之軌轍後鏡之著龜也然前代史官之不終業者

有之皆陵遲之事不能容善是以平子去史而成賦伯喈遭閣
而就志近僭晉之世有佐郎王隱為著作虞預所毀亡官在官
晝則樵薪供爨夜則觀文屬綴集成晉書存一代之事司馬紹
勅尚書唯給筆札而已國之籍成於私家末世之弊乃至如此
此史官之不遇時也今大魏之史職則身貴祿則親榮優哉游
哉或穀休矣而典謨弗恢者皆有以也而固著作漁陽傅玘比
平陽居河間形產廣平宋弁昌黎韓顛宗等並以之見奉注
述是同皆登年不永弗終茂績前著作程靈虬同時應奉共掌
此務今從他職官非所司唯崔光一人雖不移任然職官兩兼
故載述致闕臣聞載籍之興由於大業雅頌垂薦起於德美雖
時有文質史有備略然歷世相仍不改此度也昔史談誠其子
選曰當世有美而不書汝之罪也是以久而見美孔明在蜀不
以史官留意是以久而受譏取之深哀史談之志賢亮遠矣書
稱無曠廢官詩有職思其憂臣雖今非所司然昔忝斯任故不
以草茅自昧敢言及於此詔曰患為之者不必知知之者以不
得為臣誠不知強欲為之耳竊尋先朝賜成名彪者遠則擬漢
史之叔皮近則唯晉史之紹統推名求義欲罷不能佩荷思澤
死而後已今所求者乞一靜處綜理國籍以終前志官終事力
以充所雖不能光啓大祿庶而為飽食終日耳近則暮月不就
遠也三年有成正本蘊之麟閣副貳藏之名山時司空北海王
詳尚書令王肅以其無祿領相賂餉遂在祕書省同王隱故事
白衣修史歲餘史業竟未及就然區分書牘皆彪之功

張彞宜武時為光祿大夫表曰竊為皇王統天必以窮幽為美
盡理作聖亦假廣採成明故詢於芻蕘著之周什輿人猷箴流
於夏典不然則美刺無以得彰善惡有時不達逮於兩漢魏晉
雖道有隆洿而被繡傳檄未始闕也及惠帝失御中夏分離劉
符專據秦西燕趙制閔左姚夏繼起五涼競立致使九服搖搖
民無定主禮儀典制此焉堙滅暨大魏應歷撥亂登皇翦彼鯨
鯢龕靖神縣數紀之間天下寧一傳輝七帝積聖如神高神迂
鼎成周永茲八百偃武修文憲章斯政實所謂加五帝登三王
民無得而名焉猶且慮得見之不明歌廣訪於得失乃命四使
觀察風謠臣時忝常伯充一使之列遂得杖節揮金宣恩東夏
風歷於齊魯之間徧馳於梁宋之域詢採詩頌研檢獄情庶片
言之不遺冀美刺之俱顯而才輕仁重多不遂心所採之詩並
始申白而值奎輿南討問罪宛鄧臣復忝行軍樞機是務及輦
駕之返膳御未和續以大諱奄臻四海摧慕遂尔推迂不及聞
徹未幾叨牧臻藩違離闕下繼以譴疾相纏零丁八歲常恐所
採之詩永淪丘壑是臣夙夜所懷為為深 者也陛下垂日月
之明雲雨之施察臣往罪之濫於臣貧病之切既蒙 以祿養
復得拜掃丘墳明白朋友無所負愧且臣一二年來所患不劇
尋省本書粗有髣髴已有七卷今寫上呈伏願昭覽勅付有司
使魏代所採之詩不堙於丘井臣之願也
揚扆為著作郎好學博通群籍奏佛道宜在史錄後

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五百五十八

監本大字冊府元龜卷之五百五十九

國史部六

論議

北齊陽休之為通直散騎侍郎與魏收等修國史魏收立高祖本紀取平四胡之歲為元收在齊州恐史官改奪其意上表論之武平中收還朝勅集朝賢議其事休之立議從天保為限斷魏收存日猶兩議未決收死後便動內外發詔從其議德林為通直散騎侍郎魏收與陽休之論齊書起元事勅集百司會議收與德林書曰前者議文總諸事意如混漫難可領解今便去隨事條列幸為留懷細加推遂凡言或者皆是敵人之議既聞人說因而探論耳德林復書曰即位之元春秋常義謹按魯君

息姑不稱即位亦有元年非獨即位得稱元年也議雲受終之
元尚書之古典謹按大傳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代殷三年
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
論者或以舜禹受終為天子然則周公以臣禮而死此亦稱元
非獨終為帝也蒙示議文扶病者覽荒情迷識暫得發蒙當世
君子必無橫議唯應閣筆贊成而已輒謂前二條有益高議仰
見議中不錄謹以寫呈收重遺書曰惠示二事感佩殊深以魯
公諸侯之事時小為疑息姑不書即位舜禹亦不言即位息姑
雖攝當得書元舜禹之攝元理也周公居攝乃雲一年救亂似
不稱元自無大傳不得尋討一之與元其事何別更有所見幸
可論之德林谷曰攝之與相其義一也故周公攝政孔子曰周

公相成王魏武相漢曹植曰如虞翼唐或云高祖身未居攝灼
然非理攝者專賞罰之名古今事殊不可以禮為斷陸機見舜
肆類上帝班瑞郡后便云舜有天下不頂格於文祖也欲使晉
之三主異於舜攝竊以為舜若堯死獄訟不歸便是夏朝之益
何得不頂格於文祖也若便用一者禮便日即其則周公負宸
朝諸侯霍光行周公之事皆定乎斯不然必知高祖與舜不殊
不從士衡之謬或以為書元年者當時實錄非追書也大齊之
興實由武帝謙匿受命之歲情或安之似所布者元字耳事類
三朝是許其一年不許其元年也按易黃裳元吉鄭玄注云如
舜試天子周公攝不殊傳雖無元字一之與元無異議矣春秋
不言一年一月者欲使人居躰元以居正此蓋史人婉辭非一

與元別也漢獻帝死劉備自尊祭崇陳壽蜀人以魏為賊寧肯
蜀主未立已雲魏武受命乎衡自尊本國誠如高議欲使三方
鼎峙同為霸名習是漢晉春秋意在是也正司馬炎兼并許其
帝号魏之君臣吳人並以為賊寧肯當塗之世云晉有受命之
徵史者編年也故魯号紀年墨子又云吾見百國春秋史又無
有事而書年者是重年驗也若欲高祖事謙冲即須号令皆惟
魏氏便是編魏年紀魏事此即魏末功臣之傳豈復皇朝帝紀
者也陸機稱紀元立断或以正始或以加平束皙議云亦唯白
魚之事恐晋朝之議是并論受命之元非上代終之断也公議
雲陸機不議元者是所未喻顧更思之陸機以刊本著於虞書
龕鑿見於高典以蔽晋朝正始嘉平之議斯又謬矣唯可二代
相涉兩史並書必不得以後朝創業之迹断入前史若然則世
祖高宗皆天保已前入魏氏列傳不作齊朝帝紀可乎自此既
不可彼復何證

後周柳虬為太祖丞相府記室虬以史官密書善惡未足懲觀
乃上疏曰古者人君立史官非但紀事而已盖所以為鑒誠也
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章善癉惡以樹風声故南史抗
節表崔杼之罪董狐書法明趙盾之愆是知直筆於朝其來久
矣而漢魏以還密為記註徒聞後世無益當時非所謂將順其
美規救其惡者也且著述之人密書其事縱能直筆人莫之知
何止物生橫議亦自異端互起故班固致受金之名陳壽有求
米之論著漢魏者非一氏造晋史者至數家後代紛紜莫知準

的伏惟陛下則天稽古勞心庶政開誹謗之路納忠謹之言諸
史官記事者請皆當朝顯言其狀然後付之史閣庶今是非明
著得失無隱使聞事善者日修有過者知惧敢以愚管輕冒上
聞乞以警言訪之衆議事遂施行

唐刘允济則天長安中為風閣舍人修國史允济嘗云史官善
惡必書言成軌範使驕主賊臣有所知惧此亦權重理合然也
昔班生受金臥壽求米僕視之如浮雲尔但百寮善惡必書足
為千載不朽之美談豈不盛哉

朱敬則長安中為正諫大夫平章事兼修國史敬則請擇史官
上表曰國之要者在乎記事之官是以五帝云風資其筆前三
王盛事籍以垂名此才之難其難甚矣何以知其然昔平王東

迁歷年數百齊桓之九合天下晉文之一戰諸侯秦穆遠霸西
成楚莊利盡南海礼樂人物闔尔無聞今之所存獨載魯史向
者魯無君子記傳則遺雄霸遠圖必墜于地可不惜哉只如齊
周小國之主尚能留意於史齊田神武嘗謂著作郎魏收曰卿
勿見陳元康湯遵彦等在吾目前趨走謂吾以為勤勞我後代
声名在於卿手最是要事勿謂我不知及文宣即位又嘗勅收
曰好直筆勿畏惧我終不作魏大武誅史官又周文帝之為相
也納柳虬之說特命書法不隱其志在懲勸如此伏以陛下聖
德鴻業成可垂範將來儻不遇良史之才則大典無由而就也
且董狐南史豈只生於往代而獨無於此時在乎求與不求好
與不好爾今若訪得其善者伏願勗之以公忠期之以遠大更

超加美職使得行其道則天下幸甚

劉知幾自子玄為太子中允修史中宗景龍中侍中常巨源純
據納中書令楊再書兵部尚書宗楚客中書侍郎蕭至中並監
修國史知幾以監修者多甚為國史之弊蕭至中又嘗責知幾
著述無課知幾於是求罷史任奏記於至忠曰僕幼聞詩禮長
涉藝文至於史氏之言尤所耽悅尋夫左史右史是曰春秋尚
書王素臣斯稱微婉志晦兩京三國班謝陳習闡其暮六朝江
左王陸于孫紀其歷劉石潛號方策委於和張宋齊膺錄博史
歸於蕭沈亦有汲塚古篆蟲穴殘編孟堅所亡葛洪傳其雜記
休文所軼荀綽裁其拾遺凡此諸家其流蓋廣莫不曠彼泉藪
尋其枝葉原始要終備知之矣若乃劉峻作傳自述長於論才

范曄為書盛言務其贊軀斯又當仁不讓庶幾前哲者焉然自
策名仕伍待罪朝列三為史臣再入東觀終不能勒成國典貽
彼後來者何哉靜言思之其不可有五故也何者古之國史皆
出自一家如魯漢之丘明子張晉齊之董狐南史咸能立言垂
之不朽藏諸名山未聞籍以衆功方云絕筆唯後漢東觀大集
群儒著述無主條章靡立由是伯度譏其不實公理以為可焚
張蔡二子糾之於當代傳范兩家唾之於後葉今者史司取士
有倍東京人自以為荀袁家自稱為政駿每欲書一事載一言
皆閣筆相視含毫不斷故首白可期而汗青無日其不可一也
前漢群國記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始集公府
乃上蘭臺由是史書所修載書為博爰自近古此道不行史臣

編錄唯自詢採而左右二史闕注起居衣冠百家罕通行狀承
風俗於州郡視聽不該訪公華於臺閣簿籍難見雖史尼父再
出猶且成其管窺况限以中才安能遂其博物其不可二也昔
董狐之書法也以示於朝南史之書弒也執簡以往而近代史
局皆通籍禁門幽居九重欲人不見尋其義者蓋由杜彼顏面
防諸請謁故也然今館中作者多士如林皆願長喙無聞錯舌
儻有五如初成一字加貶言未絕口而朝野具知筆未洒毫而
縉紳咸誦矣孫盛實錄取嫉權豪于寶直言受譏朝士人之情
也能無畏乎其不可三也古者刊定一史纂成一家躰統各殊
指歸咸別夫尚書之教也以疏通遠為知主春秋之義也以懲
惡勸善為先史記則退處士而進奸雄漢書則抑忠臣而飾主
闕斯並曩賢得失之例良史是非之準作者言之詳●頃史官
注記多取稟監脩楊令公則云必須直詞宗尚書則云宜多隱
惡十年九牧其命難行一國三公適從安在其不可四也竊以
史置監脩雖無古式尋其名號可得而言夫監者蓋總領之義
如創紀編年則有斷限草傳叙事則有豐約或可略而不略或
應書而不書此刊削之務也屬詞比事勞逸宜約揮鈞奮槩勤
惰須等狀帙某篇付之此職某紀某傳歸之彼官此銓配之理
也斯並宜明立科條審言區域儻人思自免則書可立成今監
之者既不指授修之者又無遵奉徒使爭學苟且務相推避坐
變炎涼徒消歲月其不可五也凡此不可其流實多一言以蔽
三隅自反而時談物議烏得笑僕編次無聞哉者此者伏見明

公每汲汲於勸誘勤於課責或云籍墳事重努力用心或云歲序已淹何時輟手竊以網維不正而督課徒勤雖威以刺骨之刑勗以懸金之賞終不可得也語曰陳力就列不能則此僕所以云此者布心知已瀝懇群公屢辭載筆之官願罷記言之職者正為此爾當今朝號得人國稱多士蓬山之下良直摩肩芸閣之中英奇接武僕既功虧刻鶴筆未絕麟徒禪太官之膳虛索長安之米乞以本職還其居舊多謝簡書請避賢路惟明公足下哀而許之至忠惜其才不許解史任宗楚客嫉其正直謂諸史官曰此人作書如是欲置我於何地也後禮部尚書鄭惟忠嘗問子玄曰自古以來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對曰史才須有三長世無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長謂才也學也職也夫有學而無才亦由有良田百頃黃金滿囊而使愚者營生終不能致於貨殖者矣如有才而無學亦猶思無匠石巧若公輸而家無楩枅斧斤終不果成其宮室者矣猶須好是正直善惡必書使驕主賊臣所以知懼否則為虎傳翼善無可加所向無敵者矣脫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

李元紘為中書侍郎開元中詔右丞相張說在家修史元紘奏曰國史者記人君善惡國政損益一字褒貶千載稱之今張說在家修史吳兢又在集賢撰錄今國之大典散在數處且大宗別置史館在於禁中所以重其職而秘其事望勅說等就史館參詳撰錄則典用舊章不墜矣從之

沈既濟為左拾遺史館修撰既濟以吳兢撰國史以則天事為

本紀奏議非之曰史氏之作本乎懲勸以正君臣以維邦家前
端千古後法萬代使其生不敢差死不忘懼緝人倫而經世道
為不王準的不止屬辭比事以日繫月而已故善惡之道在乎
勸誠勸誠之柄存乎褒貶是以春秋之義尊卑輕重升降幾微
駟騅一字二字必有微告存焉况鴻名大統其可以貸乎伏以
則天皇后初以聰明睿哲內輔時政厥功茂矣及弘道之際孝
和以長居嗣位而太后以傳制臨朝俄又廢帝或幽或徙既而
握圖稱制移運筆名北司驚喙之蹤難乎備述其後五王建策
皇運復興議名之際得無降損必將義以親隱禮從國諱苟不
及損當如其常安可橫絕彝典超居帝籍昔仲尼有言必也正
名故夏殷二代為帝者三十世矣而周人通名之曰王吳楚越
之君為王者百餘年而春秋書之為子蓋高下自乎彼而是非
稽乎我過者抑之不及者援之不以弱減不為僭奪握中持平
不振不傾使其求不可得而蓋不可掩斯古君子所以慎其名
也夫則天躰自坤順位居乾極以柔乘剛天紀倒張進以強有
退非德讓今天臣追書當稱之為太后不宜曰上孝和雖迫毋
后之命降居藩邸而體元繼代本吾君也史追書宜稱曰皇帝
不宜曰廬陵睿宗在景龍已前天命未集徒稟向制假臨大寶
於倫非次於義無名史臣書之宜曰相王未宜曰帝若以得失
既往遂而不舉則是非褒貶安所辨正載筆執簡謂之何哉則
天廢國家曆數用周正朔廢國家大廟立周七廟昇命革矣微
號易矣拆裳服色既以殊矣今安得以周氏年曆而列為唐書

帝紀徵諸禮是經謂亂名且孝和繼天踐祚在大后之前而叙年制紀居大后之下方之躋僖是謂不智詳今考古並未為可或曰班馬良史也編述漢事立高后以續帝載豈有非之者乎荅曰昔高后稱制因其曠嗣獨有分王諸呂負於漢約無遷鼎革命之甚况其時孝惠帝已歿孝文在下宮中二子非劉氏種不紀呂后将紀誰為雖云其然議者猶為不可况遷鼎革命者乎或曰若天后不紀帝緒缺矣則二十二年行事何所繫乎曰孝和以始年登大位以享年復舊業雖尊名中奪而天命未改足以首事足以表年何所拘閣裂為二紀昔魯昭之出也春秋歲書其居曰公在乾侯且君在雖失位不敢廢也今請併天后紀合孝和紀每於歲首必書孝和所在以統之書曰某年春正月皇帝在房陵太后行某事改其制云云則紀稱孝和而事述太后俾名不失正而禮不違常名禮兩得人無間矣其姓氏名諱入宮之由歷位之資才藝智略別纂錄入皇后傳列於廢后王庶人之下題其篇曰則天順聖武皇后云事雖不行而史氏稱之路隨為翰林侍講學士與中書舍人常處厚同撰憲宗實錄內永身元年九月書河陽三城節度使元詔卒不載其事迹隨等立議曰凡功臣不足以垂後而善惡不足以為誡者雖富貴人第書其卒而已陶青劉舍許昌薛澤莊青翟趙周皆為漢相爵列通侯而良史以為齷齪廉謹備負而已無能發明功名者皆不立傳伯夷莊周墨翟魯連王符徐稚郭泰皆終身匹夫或讓國立節或養德著書或出奇排難或守道避禍而傳與周

邵管晏同列故富貴者有所屈貧賤者有所伸孔子曰齊景公有馬千今稱之然則志士之欲以光耀于後者何待於爵位哉富貴之人排肩而立卒不能自垂於後者德不修而輕義重利故也自古及今可勝數乎李吉甫為相監修國史元和八年十月宰相以伏下候對于延英疑帝以時政記問於宰相吉甫對曰是宰相記天子事以授史官之實錄也古者左史記言今起居郎是也右史記動今起居舍人是也永徽中宰相姚璩監修國史慮與造膝之言或不下問因請隨奏對而記伏下以授史官今時政記是也帝曰其間或修或不修者何也吉甫對曰凡面奉德音未及施行總謂機密固不可書以送史官其間謀議有發自臣下者又不可自書以付史官及事已行者制旨昭然天下皆得聞知即史官之記不待書以授也且臣觀時政記者姚璩脩長壽及璩罷而事廢賈耽齊抗修貞元及耽罷而事廢然則關於政化者不虛美不隱惡謂之良史

李翱為國子博士史館修撰翱以史記事不實奏曰臣謬得東史館以記錄為職天勸善懲惡正言直筆紀聖朝功德述忠賢事業載奸臣醜行以傳無窮者史官之任也凡人之事跡非大善大惡則衆無由知之舊例皆訪問於人又取行狀謚議以為一據今之作行狀者非其門生即其故吏莫不虛加仁義禮智妄言忠肅惠和此不惟其心不實苟欲虛美於所受恩者而已也蓋亦為文者既非游夏遷雄之列務於華而忘其實溺於詞而棄其理故為文則失六經之古風紀事則非史遷之實錄不

如此則詞句鄙陋不能自成其文章矣由是事失其本文害於理而行狀不足以信取若使指事書實不飾虛言則必有人知其真偽不然者縱使門生故吏為之亦不可謬作德善之事而加之矣臣今請作行狀者但指事說實直載其詞則善惡功跡皆據事實足以自見矣假令傳魏徵但記其諫爭之詞自足以為正直如傳段秀實但記其倒用司農寺印以迫道兵又以象笏繫朱泚自足以為忠烈矣若考功視行狀之不依此者不得受視依此乃下太常及牒史館太常定謚後亦以謚議牒送史館則行狀之言縱未可以皆信與其虛如妄言都無事實者猶山澤高下不同也史氏紀錄須得本末苟憑徃列皆事虛言則使史官何所為據伏乞下臣此奏使考功守行臣等要知事實輒敢陳倫制可

李德裕為司空平章事奏時政記起居注記修史體例等伏以時政記長壽二年宰臣姚璹以為帝王謨訓不可闕於紀述史官踈遠無因得書請自今以後所論軍國政要宰臣一人撰錄號為時政記厥後因循多闕記述臣等商量爾後生日每聞聖言如有慮及生靈事關興替可昭示百代貽謀後昆者及宰臣獻替謀猷不益風教並請依國朝故事其日知印宰臣撰錄連署名封印至歲末送付史館起居注記比者不逐季撰錄至有去官三五年後猶未送納者伏以每度延英奏事後向外傳說三事猶兩事虛謬其有起居注記皆三四年後採拾得傳聞耳目已隔固非實事向後起居注記望每季初即送納自前一季

文書與史館納訖且狀申中書門下史館受訖亦申報中書門下其起居改轉便望以注記遲速為殿最如有軍國大政傳聞疑誤仍許政事堂都見宰相等臨時酌量如事已施行非閑機密者並一一向說所奠書存信實免有疑誤修史體例臣等伏見近日實錄多云禁中言者伏以君上與臣宰及公卿言事皆須衆所聞見方合書於史策禁中之語向外何由得之或得於傳聞多出邪佞便載史筆實累鴻猷向後實錄中有如此類並請刊削更不得以此記述又宰臣及公卿論事行與不行須有明據或奏議允愜必見褒稱或所論乖假固有懲責在蕃鎮獻表者有荅詔居要官啓事者亦合著明並當昭然在衆人耳目或取捨在於堂案或與奪形於詔勅前代史書載名自奏議無不由此近見實錄多載密疏言不彰其明聽事不顯於當時得自其家實難取信向後所載群臣章奏其可否得失須朝廷共知者方可記述密疏並請不載如此則書之可法人皆守公愛惜之志不行褒貶之言必信伏見近日實錄事多紕繆若詳求撫實須舉舊章從之

常籌為左拾遺開成三年八月進書史解表共五通勅令史館商量進來者史館曰臣等謹案春秋尚書最為前史事言異貫義體兩存今常籌所著實意即師古欲使本朝大典與千古同風然漢氏已還更立史法稽其指要事歸詳盡伏以聖唐馭宇向三百年聲教遠垂文物大備祖功宗德傳諸不朽本紀實錄之外復有注記典曆蓋史氏職司大懼簡略久已著定遽難變

更臣等參酌古今須歸的當况歷代編紀名號寔繁繼統制各殊悉傳示于後伏請以籌所進之書藏於史館待其著述功畢令與舊史兼行則國朝典法今古咸備從之

晉曹國珍為左諫議大夫高祖天福四年國珍上章請於內外臣寮之中擇選才略之士聚唐六典前後會要禮閣新儀大中統類律令格式等精詳纂集別為一部商議今古俾無漏略目之為大晉政統用作成規報詔曰國珍職居諫諍志在恢弘當其鼎社開基乃欲象魏懸法請詳前代之編簡別創新朝之楷模以示將來甚為允當其詳議官宜差太子少師梁文矩左騎常侍張允大理卿張澄國子祭酒唐汭大理少卿高鴻漸國子司業田敏禮部郎中呂咸休司勳員外郎劉濤刑部員外郎李

知損監察御史郭延外等一十人允汭等咸曰改前代禮樂刑憲為大晉政統則堯典舜典當以晉典革名列狀駁之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苟非聖明焉能述作若運因革故則事乃惟新或改正朔而變犧牲或易服色而殊徽號是以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世襲禮止於近代率由舊章比及前朝是滋其目多因行事之失政為立制之初或臣奏條君行可否皆表其年紀以姓名聚類分門成文作則莫不悉稽前典垂範後昆述自聖賢歷於朝代得金科五條之號設亂言破律之防守而行之其未尚矣皇帝陛下運齊七政曆契千年爰從創業開基莫不積功累德所宜直筆具載鴻猷若備錄前代之編年目作聖朝之正統此則是名不正也夫名不正則言不順而媚

時掠美非其實美若翦截其詞此則是文不備也夫文不備則
啓爭端而禮樂刑政於斯亂矣若改舊條而為新制則未審何
門可以刊削何事可以編聯既當革故從新又須廢彼行此則
未知國朝能守而不失乎臣等曰共參詳未見其可况臣等學
慙該古職昧折中當君上順道師古之時無臣下亂名改作之
犯則天下幸甚天下幸甚疏奏其事遂寢

監本用府元龜卷之五百五十九

新刊監本用府元龜卷之五百六十

天下國史部七

記注

譜謀

地理

記注

古者有左右史之職以記人君之言動蓋君舉必書善惡無隱
所以申儆戒防佚豫斯注記之所由作也非獨臨法坐按卿士
而獨有載言書策之典至於歸晏寢對誓御亦著夫簡牘之記
焉周漢而下篇籍可舉第其歲祀多所闕如或但紀編帙而遂
忘姓氏隨時隆廢與運休息至或慎東方正之事典司筆削之
任參侍軒城備豫應對故其流風嘉話布於前聽乃有蘊良直
之志膺記述之選克謹官守聿遵典訓俾職業之修舉而國書

之信實茲可謂匪懈而無諂者矣

周穆王時內史作稷天子傳

所記所記今起居注正同蓋周時內史所記所記王命之副也得於汲冢者

漢武帝有禁中起居注

至後漢明德馬皇后撰明帝起居注則漢時起居似在宮中為女史之職矣

後漢劉毅為平望侯時和嘉鄧太后臨朝元初五年毅以太后多德政欲令早有注記上書安帝曰臣問房載羲農而皇德著書述唐虞而帝道崇故雖明聖必書功於竹帛流音於管絃伏惟太后大聖之婆躄乾坤之德齊蹤虞紀比跡任姒孝悌慈仁允恭節約杜絕奢盈之源防抑逸欲之兆正位內朝流化四海及元興延平之際因無儲副仰觀乾象參之人譽授立陛下為天下主永安漢室綏靜四海又遭水潦東州飢荒垂息元元冠蓋交路菲薄衣食躬率羣下損膳解驂以贍黎苗惻隱之恩猶視赤子克已引愆顯揚及陋崇晏之政敷在寬之教興臧國繼絕世錄功臣復宗室追還徙又蠲除禁錮政非惠和不圖於心制非舊典不訪於朝弘德洋溢充塞宇宙洪澤豐沛漫衍八方華夏樂化戎狄混并丕功著於大漢碩惠加於生人巍巍之業可聞而不可及蕩之勲可誦而不可名古之帝王左右史置漢之舊典世有注記夫道有夷崇治有進退若善政不述細異輒書是為堯湯負洪水旱之責而無咸熙假天之美高崇成王有雉雉迅風之變而無中興康寧之功也上考詩書用有虞二妃周室三母修行伉德思不踰國未有內遭家難外遇災害寬總大麓經營天物功德巍巍若茲者也宜令史官著長樂宮注聖德頌以敷宣景耀勒勲金石縣之日月據之罔極以崇陛下蒸

蒸孝帝從之

獻帝起居注五卷

史失所撰人名氏後皆同

晉李軌撰泰始起居注二十卷

咸寧起居注十卷一云二十卷

居注二十一卷咸和居注十卷又有惠帝起居注二卷永嘉有永

平元康永寧起居注六卷又有惠帝起居注二卷永嘉有永

注九卷咸康起居注平卷隆和興寧起居注五卷咸安起居注

三卷泰和起居注六卷寧康起居注九卷義熙起居注十七卷元

卷隆安起居注十卷元興起居注九卷義熙起居注十七卷元

趙石勒時傳彪為太中大夫與賈蒲江軌撰大將軍起居注南

燕起居注一卷

隨志失所撰人姓氏

宋劉道會撰晉起居注三百一十七卷

又永初起居注十七卷已

平起居注五十五卷孝見起居注十二卷大明起居注十五卷

又有景和起居注四卷明帝在藩注三卷泰姓起居注十九卷

南齊蘇侃初目太祖為太尉侃以諮議領錄事除黃門郎後為

上太尉諮議侃事上既久備悉起居乃與丘巨源撰蕭大尉記

載上征伐之功

柳虬西魏大統十六年廷中書侍郎修起居注仍領丞事

盧柔廷中書侍郎兼著作撰起居注

王罷孫述襲封扶風郡公除中書舍人修起居注改封龍門郎

公隋開皇起居注六十卷

本志不書撰人姓氏
王邵為散騎侍郎修起居注
唐溫大雅貞觀初為禮部尚書著創業起居注三卷
杜正倫為給事兼知起居注太宗常謂侍臣曰朕每旦坐朝歎

出一言即思此言於百姓有利益不所以不敢多言正倫進曰君奉必書言存左史臣職當修起居注不敢不尽愚直陛下若一言乖於道理則千載累於聖德非直當今有損於百姓願陛下慎之太宗大悅賜綵絹二百段

朱子奢為諫議大夫貞觀九年十月子奢上表曰今日十六日陛下出聖旨發德音以起居記錄書帝王臧否前代但箴之史官人君不見今欲親自觀覽用知得失愚以為聖德在躬奉無過事史官所述義歸盡善陛下獨覽起居注於是無失若以此法傳示子孫竊有未喻大唐雖七百之祚天命無改至於曾玄之後或非上智但中主庸君飾非護短見時史直辭極陳善惡必不省躬罪已唯當致怨史官但君上尊崇臣下卑賤有一於此何地逃刑既不能效朱雲庭折董狐無隱排霜觸電無顧死亡惟應希風順旨全身遠害悠悠千載何所聞乎所以前代不觀蓋為此也

褚遂良為諫議大夫貞觀十六年四月二十八日太宗謂遂良曰卿知起居記錄何事大抵人君得觀之否封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記人君言行善惡必書庶幾人主不為非法不聞帝王國子侍士兼著作撰永明起居注二十五卷

卷隆昌延興建武起居注四卷中興起居四卷

周顥為太子僕兼著作撰起居注迂中書郎兼著作如故梁王僧孺為中書郎領著作撰起居注迂尚書左丞領著作如故

大同起居注十卷隋書志夫所撰人姓氏

周興嗣撰起居注職儀等百餘卷

徐勣為侍中嘗以起居注煩雜乃加用為別起居注六百卷

陳劉師知為中書舍人世祖勅師知撰起居注自永定二年秋

至天嘉元年冬為十卷失一云八卷天嘉起居注二十三卷卒志

大建起居注五十六卷至德起居注四卷

後魏李尚高祖時為通直散騎侍郎勅撰太和起居注房景先

撰世宗起居注

陰道方李莊為尚書左侍郎中修起居注

崔鴻為員外郎兼尚書虞曹郎中勅撰起居注

裴伯茂文藻富贍為散騎常侍典起居注

邢昕好學為太尉記室參軍吏部尚書李神馬奏昕修起居注

封肅博涉經史位太李博士修起居注

常讚為侍御中散高祖每與德沙門談論往復續掌綴錄無所

遺漏頗見知賞轉散騎侍郎

溫子昇孝莊時為主客郎中修起居注又隋志載起居注二百三十六卷失所撰人姓

北齊魏收後魏鄧閔時為散騎侍郎尋勅典起居注

陳元康為威烈將軍天保元年修起居注

後周薛寘仕後魏為中書侍郎修起居注

李彥魏孝武入閔著作佐郎修起居注

聞帝王躬自觀史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記之耶遂良曰守道

不如守官臣職當載筆君奉必書黃門侍郎劉洎曰設令遂良

不記天下之人皆記之矣太宗謂房玄齡曰國史何因不令帝

王觀覽對曰國史所記善惡必書恐有忤旨故不得見也太宗曰朕意殊不同今欲自看國史若有善事固不須論若有惡事亦欲以為鑒誠卿可撰錄進來房玄齡遂刪略國史表上太宗見六月四日事語多微文乃謂公齡曰昔周公誅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鴆叔牙而魯國寧朕之所以安社稷利萬代耳史官執筆何須有隱宜即改削直書其事至七月八日又謂遂良曰余知起居記何事善惡朕今勤行三事望余史官不書吾惡一則遠鑒前代敗事以為元龜二則進用善人共成正道三則斥棄群小不聽讒言吾能守之終不轉也鷹犬平生所好今亦罷之雖有順時冬守不踰旬而返亦不曾絕域訪奇異遠方求珍羞此日已來食無蕪饌自非膏雨有年師行尅捷未嘗與公等舉

林酒奏管絃朕雖每日兢懼終藉公等輔翊各宜勉之二十二

年二月七月太宗以鐵勒諸蕃歸國謂群臣曰吾知勞逸不同

者有二鐵勒解辭歸國去危就安邊夷無事豈不逸樂而窮髮

之地盡為齊人古昔已來書史不載今日起居記朕功業亦為

勤勞蘇冕曰貞觀中每日朝退後太宗與宰臣參議政事即令起房即一人執簡紀錄由是貞觀注記政事稱為畢備及

高宗朝會端拱無言有司唯奏辭見二事其後許敬宗李義府用權多妄論奏恐史官直書其短遂奏令隨之使出不得備聞

機務因為故事

姚璿則天長壽初為文昌左丞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舊制左右

史唯得對仗承旨仗下已後謀議皆不預聞以為帝王謨訓不

可遂無紀述若不宣旨宰相史官無從得書遂表請仗下听言

軍國政要即宰相一人專知撰錄號為時記每月封送史館宰

相之撰時政記自壽始也

趙退翁與賈耽盧邁為相貞元十二年正月耽邁皆假故退翁獨對於延英德宗問曰近日起居注所記何事退翁奏曰古左史記事右史記言人君動止有事言隨即記錄今起居之職也國朝自永徽已後起居唯得對仗承旨仗下後謀議皆不得聞其事注記但出於已制勅內採錄更無他事所以長壽中姚璿知政事以為親承德音謀訓若不宣旨宰相史官無由得書遂請仗下後所言軍國政要宰相專知撰錄號為時政記每送史館無何此事又廢帝曰君舉必書義存勸誡既有時政記宰相宜依故事為之

唐敬德元和十二年為起居舍人上疏求復故事勅記事記言史官是職昭其法誠著在典常如聞近者難得詳實思有整改用存舊章舉而必書朕所深望自今已後每生日宰相及諸司對後如有事可備勸誡合紀述者委其日承旨宰相宣示左右起居令其綴錄仍准舊例每季送史館以為常常例自隨氏因前代史官起居注故置起居舍人以紀君舉國朝因之貞觀初置郎而省舍人顯慶中始兩之分侍左右仗下秉筆隨宰相入禁殿命令謨猷皆得詳錄若仗在紫宸內閣則夾香案分立殿下直第二螭首和墨濡翰皆即螭首之均處由是諺傳謂螭頭有水官既密侍号为清美永徽之後始與百官仗下俱退長壽年中姚璿為相以史官不聞獻替表請宰相一人撰錄軍國政要號為時政記隨月移之史官館及起居既錄自宰相事同銘

述於是推美讓善之義行而信史直書之義闕既而歲月稍久
樞務復繁注記漸簡未幾皆廢其後執事者時或修綴百無一
二而左史所守猶因于制勅時存筆削至於右史以職在記言
但編集詔書繕寫而已至是敬休上疏累請於時宰皆樂復焉
既陳奏而制行故事漸復公議稱美

周墀開成二年二月為考功員外郎集賢殿直學士兼權知起
居舍人事文宗每御紫宸殿與宰臣決事多召左右史問所直
宜施行墀屢承顧問既改尚書郎復兼右史其後左右史故有
當轉官必令兼領自墀始也

裴素為起居郎與起居舍人張次宗閣內召對時文宗復故事
每入閣左右執筆立于螭頭下宰臣奏事得以備錄或宰臣奏
事罷召左右史顧問以決所疑故開成中帝與宰臣之言詳於
史氏

楊嗣復開成三年為宰相上言陛下躬勤庶政超邁百王每對
宰臣日旰忘倦正衙決事二史在前便殿生日全無紀錄長壽
初宰臣姚璿奏置時政記旋即不行貞元中宰臣趙退翁請行
故事無何又廢恭惟聖政必在發明今請每致延英生日對宰
臣往復之詞閑德化刑政之事委中書門下直日紀錄月終送
付史館所冀帝猷不墜國史有倫時同列多不便之事竟不行
魏謩為起居舍人開成四年十月乙卯文宗於紫宸殿對不察
遣閣門使就謩取注記謩奏曰臣以自古置此以為聖王鑒誠
陛下但為善事勿畏臣不書如陛下所行錯誤臣不書之天下

之人皆得書之臣以陛下為太宗文皇帝陛下許臣比職褚
遂良帝曰我向前亦曾取看善曰自是向前起居不詳故事臣
金豈得陷陛下為非若陛下覽之後自此文字須有迴避如
此則善惡不直如何遣後取信帝遂止

鄭郎開成中為起居郎初大和末風俗稍奢文宗恭勤節約真
革其風宰臣等言曰陛下躬儉節用風俗已移長裾大袂漸以
減損若更令戚屬絕其侈靡不慮下不從教帝曰此事亦難戶
曉但去其泰甚自以儉德化之朕聞前時內庫唯二錦袍飾以
金鳥一袍玄宗幸溫湯時御之一與貴妃當時貴重如此今奢
靡豈復貴之料今富家往往皆有左街副使張元昌使用金唾
壺昨因李訓已誅之矣時郎執筆螭頭下宰臣退帝謂郎曰適

所議論卿紀錄未吾試觀之郎對曰臣執筆所記便為名史体
准故事帝王不可取觀昔太宗欲覽國史諫議大夫朱子奢云
史官所述不隱善惡或主非上智飾非護失見則致怨所以義
不可觀又褚遂良曰今之起居郎古之左右史也記人君言行
善惡必書庶幾不為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帝曰適來所記
無下否臧見亦何爽乃宣謂宰臣曰鄭郎引故事不欲朕見起
居注夫人君之言善惡必書朕恐有平常閑話不關理體垂諸
將來竊以為耻異日臨朝庶幾指改何妨一見以誠醜言郎遂
進之後唐趙熙為起居郎明宗天成二年八月熙奉今後凡內
中公事及詔書奉對應不到中書者伏乞委內臣一人旋具抄
錄月終送史館勅宜令樞密院學士閔至錄送長興二年

史館奏當館應諸處及諸司閔送到合編錄公事外伏在舊
國朝有時政記并起居注並人送館以備纂修近代已來合行
此事只以每遇入閣兼內殿起居朝臣待制轉對公事逐人抄
送當館如有有題具頒行逐司關報到者旋據逐件一一於日曆
收盤其有直下所司并行之事常館無由得知若只憑本官快
到所奏狀本末免簡編不備本末難窮者一十件待制轉對公
事等除顯六頒行關送外館外應有直下所司及不行內度逐
事伏乞宣付當館從依次第編錄其時政起居注并內度逐
日合書日曆亦乞相次逐旋行奉勅朝臣起居入閣奏對公事
奏覆後宣付史館宜依其時政起居注續候勅處分

李崧為端明殿學士清泰一年史館上言自明宗朝每見宰臣
鄧度使為軍氏政事有所敷陳或宸旨宣揚比關道理唯近臣
聞聽外面不知先朝時待詔樞密直學士閻至於奏對時記錄
逐委下史館以備纂修自今年四月後詔李專美記錄今以改
官其記錄望別差官乃詔崧記錄

晉趙瑩為相監修國史瑩奏請循近例依唐明宗朝凡有內庭
公事及言動之間委端明殿學士或樞密院學士侍立冕旒繫

日編錄逐委李送當館其百司公事亦望逐季送館旋要編修
日曆從之天福四年十一月史館奏案唐長壽二年右丞姚璩

宰臣一人撰錄于時政記主唐明宗朝又委端明殿學士
撰錄逐委付史館伏乞遵行者勅宜令宰臣一員撰述

周李穀為宰臣監修國史顯德元年十月奏曰竊以自古王者

咸建史官君臣獻替之謀皆須備載家國安危之道得以直書

歷代已來其名不一人君言動則起注創自累朝輔相經綸時

政記興於前代然後采其事實編作史書蓋緣聞見之間須有

未處記錄之際得以審詳今之左右起居即古之左右史也唐

文宗朝命其官執筆立於殿陛螭頭之下以紀政事後則明宗

朝命端明殿及樞密直學士皆輪修日曆旋送史館以備纂修

降及近朝此事皆廢今後欲望以諮詢之事裁制之規別命近
臣旋具抄錄每當修撰日曆即令封送史臣從之因命樞密院
直學士起今後於樞密史處逐月抄錄事件送付史館先是太
祖黜王
峻為商州司馬既出之後慮其史筆不直因宣取開國已未日
曆讀之史臣不以知禁密機事恐成漏略相與為憂及世宗嗣
位亦留意於史傳因
共起請為緣修之備

譜牒

古者聖人吹律定姓以記其族而後之命氏其義有九蓋號爵
國官字君事職之謂也以至姓系蕃衍譜牒散逸繇是博雅君
子圖而藉之紀其閥閱辨其流品使宗派之不紊而人物之惟
叙參於部錄垂之軌範自世本起于漢氏昭穆著于晉家宋齊
以還迄于唐室作者相繼實繁有徒皆能沿波而討原因枝而
振葉別生分類於是乎在若夫錄錫士之制著于夏書司商所
掌表於周典斯乃稽古之大訓非可以勿為

漢劉向撰世本二卷

晉摯虞為尚書郎以漢末喪亂譜傳多亡失雖其子孫不能言
其先祖撰族姓昭穆十卷上疏進之以為足矣備物致用廣多
聞之益賈弼為負外散騎常侍為好簿狀大披群族所撰十八
州一百一十六郡合七百二十卷士庶略無遺闕其子孫代傳
業又云宋王弘劉湛並好其書
弘日對客不犯一人諱

郭頊為襄陽令撰魏晉世譜十卷

宋劉湛為選曹撰百家

隨書有劉湛
百家譜二卷

何承天撰姓苑一卷

南拳王儉撰百家譜十卷又云劉甚撰百家譜以銓序儉於寡畧儉如之得繁者之衷復賈淵撰氏族要狀及人名並行於世

王遠之續王儉百家譜四卷南族譜二卷百家譜拾遺一卷

賈希鏡昇明中高帝嘉希鏡世學取為驃騎將軍武寧王國郎中令歷大司馬司徒府參軍竟陵王子良使希鏡撰見客譜出為句容令先是譜季未有名家希鏡祖弼之廣百氏譜記專心習業晉泰元中朝廷給弼之令史書史撰定繕寫藏秘閣及左戶曹希鏡三世傳季凡十八州士族譜合百秩七百餘卷該究精悉皆如貫珠當時莫比永明中衛將軍王儉抄次百家譜與希鏡參懷撰定建元初希鏡遷長水校尉滄人王泰寶買襲琅邪譜尚書令王晏以啓明帝希鏡被收當極法子棲長謝罪稽

顙流血朝廷哀之免希鏡罪後為北中郎參軍卒撰氏族要狀及人名書並行於時梁顧協撰異姓苑五卷

王僧儒為北中郎南康王詔議參軍入直西省知撰譜事先是尚書令沈約以為晉咸和初蘇峻作亂文籍無遺後起咸和二年至子宋所書並皆詳定並在下省左戶曹前廂謂之晉籍有東西二庫此籍既並精詳定可宝惜位官高卑皆可依案宋元嘉一十七年始以七條徵發既立此科人好互起偽狀巧籍歲月滋廣以至子齊患其不寔於是東堂校籍置郎令史以掌之競行奸貨以新換故昨日卑細今日使成士流凡此奸巧並出愚下不辯年號不識官階或注隆安在元興之後或以義熙在寧康之前此時無此府此時無此國元興唯有三年而猥稱

四五詔書甲子不與長歷相應校籍諸郎亦所不覺不才今又固自忘言臣謂宋齊二代士庶不分雜役減闕職由於此竊以晉籍所餘宜加室愛武帝以是留意譜籍州郡多罹其罪因詔僧孺改定百家譜始晉太元中身外散騎侍郎平陽賈弼篤好簿狀乃廣集衆家大搜群族所撰十八州一百一十六郡合七百一十二卷凡諸太品略無遺闕藏在秘閣副在左在右又云僧孺為譜八十卷東南一族別為一部不在百家之數

傳昭為散騎常侍博挾古今尤善人物魏晉官簿伐姻通內外舉而論之無所遺失隋書有傳如撰百家譜十五卷

陳顧野王撰顧氏譜傳十卷

後魏高諒為駙騎將軍造親表譜錄四十許卷自五世已下內

外曲盡覽者服其博記

封偉伯撰封氏本錄六卷

宋繪撰姓系譜錄五十篇

盧懷仁撰中表錄二十卷元暉業撰後魏辨宗錄二卷

後周明帝集公卿已下摭採衆言月自義農以來訖于魏末釵

為世譜凡五百卷隋劉善修撰諸劉譜三十卷

宋嘉撰世本四卷已下隋志不書朝代

賈執撰百家譜二十卷又撰姓氏英賢譜一百卷宋梁有王宣新集諸州譜

十二卷又別有諸姓譜一百一十六卷益譜四十卷閩東閩北北譜三卷梁武帝摠管境內十八州譜六百九十卷

漢氏帝王譜三卷已下本志不書撰人姓氏

齊帝譜十卷百家世譜十卷百家譜鈔五卷

後魏皇帝宗族譜四卷

魏孝文列姓族牒一卷

後齊宗譜一卷

益州譜三十卷

冀州姓族譜二卷

洪州諸姓譜十一卷

吉州諸姓譜八卷

江州諸姓十一卷

諸州雜譜八卷

袁州諸姓譜八卷

楊州譜鈔五卷

京兆常氏譜二卷

謝氏譜一十卷

楊氏血脉譜一卷

楊氏家譜狀并墓記一卷

楊氏枝分譜一卷

楊氏譜一卷北地傳氏譜一卷

蘇氏譜一卷氏族要狀十五卷復姓苑一卷

齊永元中表簿五卷

唐高士廉為吏部尚書身觀十二年正月士廉與行黃門侍郎
常挺禮部侍郎令狐德棻兼中書侍郎岑文本撰氏族志百卷
合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分為九等以甄士庶太宗

稱善頌賞進級各有美時議以山東人士好日務夸雖復系

財太宗惡之以為甚傷教義乃詔士庶與御史大夫常擬中書

侍即岑文本禮部侍郎令狐德棻等刊正姓氏於是譜課仍志

據又傳考其真偽忠賢者褒進悖逆者貶黜撰為氏族志士庶

乃煩其等第以進太宗曰我與山東崔盧李鄭舊既無嫌為其

世世衰微全無冠蓋猶自云士大夫婚姻之問則多邀鉞弊才

識凡下而偃仰自高敗鬻必損依託富貴我不省人問何為重

之只緣齊家唯據北梁陳辟在江南當時雖有人物偏僻小國

不足可貴至今猶以崔盧王謝為重哉今平定天下四海一家

凡在朝士皆功效顯著或忠孝可嘉學藝通博所以擢用見居

三品以上欵與哀代舊門為親縱多輪錢帛猶被偃仰我今持

定族姓者欵崇重今朝冠冕何因崔幹猶為第一等昔漢高祖

小是山東一亭長以其平定天下主專臣貴卿等讀書見其行

迹至今以馬美談心懷苟重卿等不貴我官爵耶不復論歎士

已前止取今日官職高下作等級遂以崔幹為第三等及書成

凡一百卷詔頒於天下賜士庶物千改

李守素為天策府倉曹尤善譜學妙識人物自宋晉以降四海

士流及周魏已來諸勲貴等華戎閭閻靡不詳究人有問者應

若撞鍾由是當時號為肉譜嘗與虞世南等六人同直學館其

夜七夕內出珍饌有教賦詩因共談人物初言江左東南猶相

酬對及言此臺諸姓次第如流顯其盛葉皆有據證世南但撫

掌而笑不復能答既而合曰肉譜定可畏許敬宗因謂世南曰

李倉曹以善人物乃得此名雖為美事然非雅目君既言成準

的宜當以有政之答曰卿言是也昔任彥昇善談經籍前代稱

為五經笥今日倉曹為人物志可乎杜如晦等咸為佳焉

呂才為太常丞高宗永徽初修姓氏錄

許敬宗撰姓氏譜二百卷

路敬淳為太子司議郎兼知弘文館直學士自魏晉已來官品

姓氏敬淳無不究其始末撰著姓略二卷傳於代又撰衣冠系

錄六十卷

柳冲為左散騎常侍中宗神龍三年五月冲上表曰臣聞乾元
資始而庶物形為人倫既筆而族類詳焉姓氏之初代本著其
義昭穆之序周譜列其風漢晉之年應摯明宗系之說齊梁之
際王賈述衣冠之源使夫士庶區分懲勸攸寄昭之後代寔為
盛典自魏太和已降作者彌繁或以八族品人倫或以九等量
地冒爰洎今年祀以淹冠冕之家興衰不一胥原藥郤有降夷
品許史袁楊一時各盛豈可以曩時之褒貶為當今之軌模原
始要終有所未允伏惟應天皇帝陛下誕膺靈命大庇蒼生道
冠羲軒風喻韶夏損益前載垂範後昆帝緒皇源與天冲而此
大良才人物掩姬漢而飛聲理當自我作古牢籠古昔豈可闕
於著紀無示將來臣願得叙大唐之隆修氏族之譜使九圍仰
止百代承風豈不大哉豈不盛哉帝從之遂命尚書左僕射魏
元中及修史官工部尚書張錫吏部侍郎蕭至忠岑羲兵部侍
郎崔湜刑部侍郎徐堅工部侍郎劉憲左補闕吳兢等與柳冲
依擬氏族志重加修撰仍令取其高名盛德素業門風國籍相
傳士林標準次復勲庸克懋榮絕當朝中外相輝譽兼時望者
各為等列其諸蕃酋長晚襲冠帶者亦別為一品目為唐姓族
系錄二百卷

竇懷貞玄宗先天中為左僕射興侍中魏知古中書令蕭志忠
崔湜中書侍郎陸象先左散騎常侍柳冲大子詹事徐堅左庶
子劉子玄等奏上所修姓族系錄二百卷

劉知幾為太子中允修國史自負史才常慨時無知己乃委國史於著作郎吳兢別撰劉氏家中十五卷譜考三卷推漢氏為陸終苗裔非光之後彭城叢城里諸劉出自宣帝子楚孝王囂曾孫司徒居巢侯劉愷之後不承楚元王交皆按據明白正前代所誤雖為流俗所譏學者服其該博

賈至為著作郎肅宗乾元元年撰百家類例十卷

柳芳為右金吾衛騎曹參軍史館修撰代宗命芳撰皇室系圖

譜又云永泰二年太常博士柳芳撰皇室永泰譜二十卷一之

王涯為兵部員外郎知制誥憲宗元和七年七月撰姓纂十卷成上之

李衢為屯田郎中文宗開成三年四月與馮王府長史林贊進

所撰皇唐玉錄一百五十卷四年為大理少卿又奉勅撰皇后

譜謀是尊唯河為寤定為後代商竭州移秦決南涯河竭而商云秦始皇

決河移崔大自茲距漢北七八支本有九何今塞余有一也文陞棗野武作

瓢歌陞音因文帝塞河於岐棗也河決成有平年後遂滂沱成

治河已平政及溝渠刊我國家

趙岐為衛尉多所述著作三輔決錄傳於時序曰三輔者本雍

州之地世世徙公卿大夫吏二千石及高貲以陪諸陵五方之

俗雜會非一國風不但繫於詩之秦豳也其為士好高尚義貴

於名行其俗失則趨勢進推唯利是視余以不才生於西土耳

能聽而聞故老之言目能視而見衣冠之儔心能識而觀其賢

愚常以玄冬夢黃髮之士姓玄名明字子真與余寤言言必有

中善否之間無所依違命操筆者書之近從建武已來暨于斯
今其人既亡行乃可書玉石朱紫由此定矣之岐恐時人不盡
其義意故隱其書唯以示同郡嚴象

蜀譙周為光祿大夫撰三巴記一卷

吳頤啓期撰婁地記一卷

晉裴秀為司空以禹貢山川地名從來久遠多有變為後世說
者或疆牽引所以闇昧於是甄擿舊文疑者則闕古有名而今
無者皆隨事注列作禹貢地域圖十八篇奏之藏於秘府其序
曰圖書由來尚矣自古立象垂制而頒其用三代置其官國史
掌厥職暨漢圖又無蕭何所得忙有漢氏輿地及括地諸雜圖
名設分率又不考正準望亦不備載名山大川雖有鹿形皆不
精審不可依擬或荒外迂誕之言不合事實於義無取大晉龍
興混一六合以清宇宙始於庸蜀采入其岨文皇帝乃命有司
撰吳蜀地擲環為翰林學士開成四年閏正月奏今日十二月
面奉進正以臣先祖所撰皇室永泰新譜事頗精詳令臣自德
宗皇帝至陛下御極已來依舊採修續伏請宣付臣詔宜令宗
正寺與擲環計會修撰仍令戶部量供紙筆

地理

周官大司徒掌邦之土地圖以用知九州地域廣輪之數辯其
五土之名物邦國都鄙畿疆之制又有土訓之職以詔地事以
道方志備夾車之問焉自黃軒之世疆理萬國唐虞所記頗為
簡略三代之後方策斯著迂固以來載籍彌廣蓋夫史氏之所

職司典之攸記或承制以論譏或守官而采綴或繼世善述乃
至名家或驅傳經塗樂於稽古形之軸素參於部錄制作之美
粲然可觀昔蕭相入秦獨收圖書以知天下阨塞戶口疆弱而
成

大業信有旨哉

堯以伯禹為司空作禹貢一篇

周孔子為魯大司寇迂職方以除九丘

漢東方朔為太中大夫撰十洲計一卷

張騫為即使月氏撰出關志一卷

司馬迂為大史令作河渠書其序曰雖禹浚川九州攸寧爰及

宣防決瀆通溝

後漢班固為郎典校秘書撰漢書述地理志兩卷其序曰坤作

陸執高下九則

陸古地字九則九州土田土中下九也

自黃唐經略萬國燮定東

西疆里南北三代損益降及秦漢革刻五等制立郡縣

刻音初限切

略表山川彰其部判又述溝洫志一卷其叙曰夏乘四載百川

是導下大皇帝乃命有司撰訪吳蜀地圖蜀土既定六軍所經

地域近遠山川險易征路迂直校驗圖記罔或有差今上考禹

貢山海川流原濕波澤古之九州及今十六州郡國縣邑疆界

鄉敞及古國盟會舊名水陸徑路有地圖十八面制圖之軀有

六焉一曰分率所以辨廣輪之度也二曰準望所以正彼此之

謂也三曰道理所以定所由之數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

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校夷險之異也有圖象而無

分率則無以審遠近之差有分率而無準望則雖得之於一隅必失之於他方有準望而無道里則施之山海絕隔之地不能以相通有道里而無高下方邪迂直之校則徑路之數必與遠近之實相違失準望之正矣故以此六者參而考之然遠近之實定於分率彼此之實定於道里度数之實定於高下方邪迂直之算故雖有峻山鉅海之隔絕域殊方之迴登降詭曲之因皆可得舉而定者準望之法既正則曲直遠近無所隱其形也

秀又撰春秋土地三卷

一云裴秀撰

周據義興陽羨人著風土記三卷

陸機為著作郎撰洛陽記一卷

賀循為吳國內史撰會稽記一卷

戴祚撰西征記一卷

張勃撰吳地記一卷

顧夷撰吳郡記一卷

蓋泓撰珠崖傳一卷

宋盛弘之為臨川王侍郎撰荊州記三卷

沈懷遠為武康令撰南越志

謝靈運為御史中丞免官東還永嘉撰遊名山志一卷居名山

志一卷

雷次宗豫章南昌人撰豫章記一卷

范而為宣城太守撰後漢書郡國志五卷其序曰漢書地理志記天下郡縣本末及山川奇異風俗所志矣今但錄中興已來

郡縣改易及春秋三史會同征伐地名以為郡國志凡前志有縣名今所不載者皆世祖所并省也前無今有者後置也凡縣名先書者郡所治也

南齊宗測不就徵辟嘗遊衡山七嶺著衡廬山記

乳道為衛軍掾著三吳決錄

劉澄之為郎官尚書撰永初山川古今記二十卷

梁沈約為尚書令撰宋書一百卷內州郡志四卷

任昉為秘書監著地記二百五十二卷

蕭子顯為太尉錄事著齊書州郡志一卷

裴子野為著作郎掌國史撰方國史圖一卷

廣述懷來之盛自要服至于海表凡二十國

吳均為奉朝請撰廟記一十二州記十六卷

庾仲容為尚書左丞抄衆家地理書一十卷

陶弘景丹陽秣陵人除奉朝請尤明山川地理方圖產物撰古

今州郡記

陳顧野王為左著作掌國史撰分野樞要一卷輿地志三十卷

江德藻為散騎常侍與中書郎劉師知使北齊德藻撰輿北道

里記三卷師知撰輿遊記三卷

姚察為吏部尚書使隋着西輿道里一卷

後魏闕駟撰十三州志

劉芳為通直散騎常侍撰徐地錄一卷

楊衍之撰洛陽伽藍記五卷廟記一卷

北齊魏收為中書令兼著作郎撰後魏書地形志三卷

後周薛寘為御正大夫撰西京記三卷引據該洽世稱其博聞
馬悅最案十會撰序行記十卷

隋庾秀才高祖開皇初為通直散騎常侍詔李才與其子質撰
地形志八十七卷

崔熙為起居舍人楊帝大業五年受詔與諸儒撰區宇圖志二
百五十卷奏之帝不之善更令虞世基許善心行為六百卷

裴矩大業中為吏部侍郎時西域諸蕃多至張掖與中國交市
帝令矩掌其事矩知帝方勤遠略諸商胡至者矩誘言令其國

俗山川險易撰西域圖記三卷入朝奏之文撰高麗風俗一卷
即茂大業中為尚書左丞撰隋州郡圖經一百卷

許善心大業中為給事郎撰方物志二十卷
諸葛穎大業中為著作郎撰蠻貊北巡記三卷幸江都道里記
一卷洛陽古今記一卷

唐姚思廉初任隋為河間郡司法書左煬帝令與崔祖濬修區
宇圖志

房玄齡太宗貞觀中為司空與中書令褚遂良等撰晉書地理
志兩卷

濮王泰初封魏王太宗特令泰府中別置文孝館任自引召學
士官給酒饌泰於是奏引著作郎蕭德言秘書郎顧裔記室參

軍蔣亞卿功曹參軍謝偃等就府撰括地志五百五十卷奏上

之顏師古高宗時為禮部侍郎監修國史永徽元年撰隋書地

理志三卷

許敬宗為中書令顯慶三年五月帝以西域及平遣使分往康國及吐番火羅等國訪其風俗物產及古今廢置畫圖以進因命史官撰西域圖志六十卷敬宗監領之書成學者稱其該博烏賈耽德宗時為左僕射平章事貞元十四年十月進九州圖并別錄六卷通錄四卷共十卷表曰臣聞楚左史倚相能讀九丘晉司空裴秀創制六躰則為圖之新意臣雖愚昧夙所師範累蒙拔擢遂忝台司編歷踐職任誠多曠闕而率土山川不忘寤寐其大圖外薄四海內別九州必藉神悟乃可摹寫見更續集續異畢功然而隴右一隅久淪蕃寇職方失其圖記境土難以區分輒加課虛徵採掇輿議畫閩中隴右及山南九等圖一軸伏以洸湟舊墟連接監牧甘涼在地控帶朔嚙岐路之偵候交通軍鎮之守備衝要莫不近意就實依稀像真如聖恩遣將護邊新書授律則靈慶之設險在目原會之封畧可知其諸州諸軍須論里數人額諸山諾水須言首尾源流圖上不可備書憑據必資記述謹撰別錄六卷又黃河為四瀆之宗西戎乃群羌之帥臣並研尋史課剪棄浮詞整所聞知編為四卷通錄都成十卷文義鄙朴伏增慙悚謹隨表奉進各詔褒之十七年上海內華夷圖及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四十卷表曰臣聞地以博厚載物萬國綦布海以委輸環外百蠻繡錯中夏則五服九州殊俗則七戎六狄普天之下莫非王昔毋丘出師東銘不厭其英奉使西抵條支奄萊乃大澤無涯蜀賓則懸度作險或道

里迥遠或名跡改移古來通儒罕遍詳究臣弱冠之歲好聞方
言筮仕之辰注意地理究觀研考垂三十年絕域之比鄰異蕃
之習俗梯山獻琛之路乘舶來朝之人咸窮竟其源派訪求其
居處闡闡之行賈戎豹之遺老莫不聽其言而掇其要閭閻之
瑣語風誕之小說亦皆攷其是而芟其偽然商周以降封畧益
明承曆數者八家渾區字者五姓聲教所及惟唐為大秦皇罷
侯置守長城起於臨洮孝武却地開邊漳塞限於雞鹿東漢則
哀牢請吏西晉則裨離結轍隋室列四郡於卑和海西創三州
於扶南江北遼陽失律因而棄之高祖神堯皇帝誕膺天命奄
有四方太宗繼明重熙柔遠能通踰大磧通道北至仙娥於骨
利幹置玄闕州高宗嗣守丕續克廣前烈遺單車齎詔西越葱
山於波刺斯丘疾陵府中宗復配天之業不失舊物睿宗含光
大之量惟新永圖玄宗以大孝清內以無為理外大宛驥驂歲
充內廐與二師之窟兵贖武豈同年於肅宗掃平氛祲澤潤生
人代宗剷除殘孽彞倫汝叙伏惟陛下以上聖之姿當太平之
運敦信明義履德包元惠養黎蒸懷柔遐裔故瀘南貢麗水之
金漢北獻余吾之馬玄化洋溢率土霑濡臣幼切瑳於師友長
趨侍於軒墀自揣孱愚叨榮非據鴻私莫答夙夜兢惶自興元
元年伏奉進止令臣修撰國圖旋即充使魏州幽鎮東洛東郡
間以衆務不遂專門績用久虧憂愧彌切近乃力衰朽竭思慮
殫所聞見叢於丹青謹令工人畫海內華夷圖一軸廣三丈從
三丈三尺率以一寸折成百里別章甫左袵奠高山大川縮四

極於織縞分百郡於作繪宇宙雖廣館之不盈庭 舟車所通

覽之咸在目并撰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四十卷中國之禹貢

為首外夷以班史發源郡縣紀其增減蕃落叙其衰盛前地里

書以黔州屬酉陽今則改入巴郡前西戎志以安國為安息今

則改入康居凡諸件謬悉從釐正瀧西地流播於永初之中遼

東樂浪陷屈於建安之際曹公棄陞北晉氏遷江南緣邊累經

侵盜故墟日艾埋毀舊史撰錄亡得二三今書搜補所獲大半

周禮職方以淄青為幽州之浸以華山為荆河之鎮既有乖於

禹貢又不出於淹中多聞闕疑詎敢編次其古郡國題以墨今

州縣題以朱今古殊文執翫簡易臣學謝小成才非博物伏波

之聚米開示衆軍鄭侯之圖書方知阨塞企慕前哲嘗所寄心

輒罄陋庸多慙紕畧無任戰惕之至帝覽而善之軌好地理學

自番虜來者必與之生問其土地山川之所始終凡三十年所

聞既備因撰海內華夷圖人有被圖以問都邑者此得問其實

事無虛詞袁滋貞元中為祠部郎中持節入南詔慰撫因使行着雲南記

五卷

李吉甫憲宗時為中侍郎平章事分天下諸鎮紀山川險易故

事各寫其圖於篇首為五十四卷號為元和郡國圖

孔述睿元和為史館修撰精於地理之學重修國史地理志

時彌詳究

田牟文宗時為入吐蕃使大和八年四月進宣索八蕃行記圖

一軸并圖經八卷

田牟文宗時為入吐蕃使大和八年四月進宣索八蕃行記圖

許康左宣宗時為集賢學士撰九鼎記四卷
周張昭仕首為戶部侍郎與起居郎賈縡等撰唐史地理志四
卷

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五百六十一

國史部

世官 自序

世官

載筆之任本乎司歷克善厥職遂世其官自南北重黎二正是
曲義和仲叔四時分明命周室文治簡求嗣掌諸侯司籍亦所
圖任兩漢累盛九流洞別遷固父子時推其長魏晉而下撰續
不絕蓋以著作之重貴乎專門用能論次舊聞申明先業敷述
雅志自成一家者矣

堯命義和欽若笑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重黎之後義和

四時之官故堯命之臣叙若等按左氏傳重少皞之地黎顓頊之子至子夏商重黎民世序天地

周司馬氏世典周史

籍伯鷹為晉正卿司晉之典籍以大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 有董史董督晉典

漢司馬談武帝元鼎未為太史令子遷為郎中是時天子始建

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

周南洛陽地洛陽而謂周南者自陝以東皆周南之地也臣欽

臣等曰太史公談也遷之自序不斥其父名

不得與從事發憤且卒而子遷使及見

父於河額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予先周室之太史也自

上世嘗顯功名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女復為太

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十歲之統封泰山而予不得從行是

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毋忘吾所欲論著矣

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

此孝之大也夫天下稱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

風達大王王季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纓也幽厲之後王道缺

禮樂衰孔子脩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

麟以來四百餘歲諸侯相無史記攷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

賢君忠臣義士予為太史而不論載廢天下之文余甚懼焉汝

其念哉迂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

闕卒三歲而迂為太子史緇史記名室金匱之書

後漢班彪光武時為司徒掾才高而好述作遂專心於史籍之

間武帝時司馬遷著史記自大初以後闕而不錄彪乃繼採前

史遺事傍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譏正得失彪

卒子固以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欲就其業既而有人

上書明帝告固私改作國史者有詔下郡收固擊京兆獄盡取

其家書弟超恐固為郡所覈考不能自明乃馳詣闕上書得召見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書帝甚竒之召詣校書郎除蘭臺令史與前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共成世祖本紀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三十八篇奏之帝乃復使終成前所著書

晉華嶠為秘書監撰後漢書十典未成而終秘書監何劭奏嶠中子徹為佐著作郎使踵成之亦竟而卒後監繆徽又奏嶠少子暢為佐著作郎克成十典并草魏晉紀傳與著作郎張載等俱在史官永嘉喪亂經籍遺沒嵩書存者三十餘卷

南齊賈淵祖弼之父匪之世傳譜學太祖宋昇明中嘉淵世學取為驃騎參軍竟陵王子良使淵撰見客譜出為句容令先是

譜學未有名家淵祖弼之廣集百氏譜記專心治業晉太元中朝廷給弼之令史書史撰定譜寫藏秘閣及左民曹淵父及淵二世傳學九十八州士族譜合百秩七百餘卷該究精悉當世莫比永明中衛軍王險沙次百家譜與淵參懷撰定

梁裴子野為中書侍郎曾祖松之仕宋為大中大夫交帝元嘉中受詔續修河承天宋史未成而卒子野常欲繼成先業齊武帝永明末沈約所撰宋書稱松之已後無聞焉子野更撰為宋略二十卷

陳陸瓊為給事黃門侍郎領大著作撰國史父雲公仕梁為黃門侍郎掌著作奉梁武勅撰嘉瑞記瓊述其旨而續焉自永定訖于至德勒成一家之言

姚察為秘書監撰梁史事入隋為秘書丞別勅成梁陳二代史
其中序論及記傳有所闕者臨亡之時仍以體例誡幼子思廉
博訪撰續思廉流涕奉行思廉在陳為衡陽王府法曹參軍會
稽主簿入隋補漢王府行參軍掌記室尋除河間郡司法煬帝
大業初中書侍郎虞世基奏思廉踵梁陳二代史自余以來稍
就補續

後魏崔光為侍中中書監領著作撰魏史徒有卷目初未考正

闕略尤多每云此史會非我世所成但須記錄時事以待後人

臨薨言鴻於孝明鴻光弟敬友之子延昌五年正月詔鴻以本官修緝

國史鴻又撰十六國春秋勒成百卷

後周劉璠為內中大夫撰梁典三十卷始就未及刊定而卒臨

終謂子休徵曰能成我志其此書乎休徵治定繕寫勒成一家
行於世

隋許善心為給事中心享撰著梁史不就而歿善心述成父志
修緝家書

唐令狐德棻高祖武德中為秘書丞與侍中陳叔達太史令庾
儉同受詔修周史德棻玄孫暄代宗朝楊綰為禮部侍郎修國
史引暄入史館修玄宗實錄一百卷代宗實錄四十卷

李延壽為東宮典膳丞父太師少有著述之志常以宋齊梁陳
齊周隋南北分隔南書謂北為索虜北書指南為島夷書本國
周悉別國未能備往往失實將擬吳越春秋編年以備南北所
撰未畢而卒延壽以大宗貞觀中依司馬遷體以次連綴之始

未修撰十六載為北史南史二書合一百八十卷

劉子玄則天長安中為左史兼修國史子貺為起居郎修國史弟諫右補闕集賢殿學士修國史

歸崇敬字正禮玄宗天寶末為起居郎兼史館修撰子登德宗貞元中為兵部員外郎史館修撰

柳芳為右司郎中集賢學士精於譜學永泰中按宗正譜自武德已來宗枝昭穆相承撰皇室譜二十卷號曰永泰新譜自後無人修續芳孫璟開成初為翰林學士因召對言及圖譜事文宗曰卿祖嘗為皇家圖譜朕昨觀之甚為群悉卿檢永泰後試修續之璟依芳舊式續武德後事成十卷以附前譜

沈既濟德宗貞元中為史館修撰建中實錄十宗文宗大和初子傳師繼修憲宗實錄未竟出鎮湖南特詔成於理所時論榮之

自序

自司馬談父子續先業齊世傳為之史記以成一家之言及其斷章自叙發明其族系稽古立論揚摧其官等守詮擇文理之要區別祖述之旨亦云備矣班范而降遵用舊式至於世胄之源派墓次之模楷似續之憑厚泐襲之殊軌悉可徵焉然其講世德叙家範亦不能無虛美者矣

漢司馬遷字子長撰史記其自序曰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

封為程國公伯休甫字也

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為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連惠襄之

間司馬氏去周適晉周惠王襄王有子顏叔晉中軍隨會奔秦

而司馬氏入少梁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或在趙或

在秦其在衛者相中山名在趙者以傳劍論顯傳謂手持論而

能傳日非信仁廉勇不劍論兵書也刺臆其後也在秦者名錯與張儀爭論於是

惠王使錯將代蜀遽枝因而守之守也錯孫靳一作靳武安居

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陽靳與武安居阮趙長平軍還與之俱

賜死杜郵葬於華池地名在靳孫昌又為秦王鐵官當始皇之

時蒯臧玄孫邛為武信君將張耳傳云武臣而徇朝歌諸侯之

相王王邛於歟漢之代楚邛歸漢以其池為河內郡昌生無澤

無澤為漢市長無澤生喜又為五大夫卒皆葬高門長安北喜

生談又為太史公漢儀注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計

史公茂陵中書司馬談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

以太史丞丞為太史令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揚何

川習道論於黃子儒林傳云黃生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

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二生龍門禹所鑿龍門也耕牧河

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禹

會稽上有此穴民闕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

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尼因鄙薛彭城嶧縣名有山過梁

楚以歸於是遷仕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笮昆明還

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洛陽不得

與從事故發墳且卒而子遷適使反見父於河洛之間太史公

執遷乎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

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手汝復為太史續吾祖矣今天子
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
必必太史為太史无忘吾所欲論者矣且夫孝始於事親忠於
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
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
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脩舊
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
歲案年表惠哀公十四年獲麟至而諸侯相無史記放絕今漢
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
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
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紬史記音紬

抽石室金匱之書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且冬至

天歷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記言告於百神與天更始著紀於是太史公曰先

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

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小子何敢讓焉上大夫壺遂田昔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太史

公曰余聞壺生曰周道衰發孔子為魯司寇諸侯之大夫壅之

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

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

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

之道下辯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又惡惡賢又賤

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

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殺君二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釐一云差以千里易云此語易緯有之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說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

名其實皆以為善為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

趙盾不知討賊

而不敢辭其罪也

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

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

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

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

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

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

今天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物既具咸各李序其宜夫子

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

唯唯謙應也否不通者也

不然餘聞

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

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

獨刺譏面已也漢興已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

色受命於穆清受天命清和之氣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款叩也皆

叩塞門未服從也又款寬也請除守塞者自保不為寇害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

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耻主

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常掌其官廢明聖盛德

不載滅功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

謂述故事正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春秋謬矣於是

論次其文七年天漢三年而入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乃喟然

而嘆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

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美里在陽演周

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

孫子臏脚而論兵呂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

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

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

武帝獲麟述以述事之端上紀黃帝自皇帝始著十二本紀既

下至麟止猶春秋止於獲麟者也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

摧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

十輻共一轂家黃帝以下三十世家老子言車三運行無窮輔

拂朕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倣儻

不令已夫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萬

六十五百字為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執六執也成一家之言

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

人君子遷沒之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律書漢興已未
將相表曰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新列傳元成之
間褚先生補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
龜策曰列傳言辭鄙陋非迂本意也

後漢班固字孟堅撰漢書其自序曰班氏之先與楚同姓令尹
子文後也子文初生棄於楚魯中 虎乳之魯云魯澤也楚若

此若教卒從其母畜於即隘於即子之女生子文焉却夫人使
棄諸魯中虎乳之即子田見之權而歸夫人人以告遂使收之

楚人謂乳為穀謂虎為於禘故名穀於釋字子文楚人謂虎班

其子以為弼子文之子閔班秦之滅楚遷晉代之間因氏焉遂

姓焉班為姓皇之末班壹避墜於樓煩馮門致馬牛羊數千群值漢

初定與民無禁當孝惠高后時以財雄邊國家不設衣服車旗

為達地出入弋獵旌旗鼓吹年有餘歲以壽終故北方多以壹

為子者馬邑人聶壹生孺孺為任使州郡歌之孺生長官至上

谷守長生田以茂林為長子令上黨回生况卒孝廉為郎積功

勞至上河農都尉上河地名農大司農奏課連最入為左曹校

尉成帝之初女為捷抒致仕就第貲累千金徒昌陵後罷大臣

名家皆占數于長安占度之自隱度家之况生三子伯符穉伯

少受詩於師思為侍中光祿大夫符博學有俊才左將軍史丹

舉賢良方正以對策為議郎遷諫大夫右曹中郎將穉少為皇

門郎中常侍方直自守遷廣平王相穉生彪彪字叔皮幼與從

兄嗣共遊學家有賜書內足於財好古之士自遠方黨楊子

雲以下莫不造門造至嗣雖修儒學然貴老嚴之術老子莊周

漢書叔唯聖人之道然後盡心焉年二十遭王莽敗世祖即位

於蕤州時隗囂據隴擁眾招輯英俊而公孫述稱帝於蜀漢天

下雲擾大者連州郡小者據縣邑叔皮著王命論以救時西河
難迺避墜於河西大將軍竇融嘉其美德訪問焉每事皆舉茂與謀

材為徐令病去官後數應三公之召仕不為祿所如不合也如姓
句得祿故所往學不為華述而不作有子曰固弱冠而孤永平
之處不合其意

中為郎典校秘書專篤志於傳學以著述為業以為唐虞三代
詩書所及世有與籍故雖堯舜之盛必有典謨之篇然後揚名

於後世冠德於百王德為百王之上也故曰巍巍乎其有成功矣乎其

有文章此卷論語載引子美堯之言也

漢紹堯運以建帝業至於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謂

帝時司馬遷作史記編於百王之末廁於秦項之列大初以後闕而不錄

故探討前記綴輯所聞以述漢書起元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

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旁貫五經上下洽通目所撰諸

表序及志經典之義在於事也為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

宋范曄為宣城太守刑衆家後漢書為一家之作後與孔熙先

等謀送事發繫於獄中與諸甥姪書以自序曰吾狂置履減豈

復可言汝等此當以罪人弃之然平生行已在懷猶應可尋至

於能否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吾少孺學問晚成人年三十

許正始有尚耳自爾以來轉為心化雄者將智者亦當未已也

往征有微解言乃不能自盡為性不尋汪書心氣惡小苦思便

憤悶口機又不調利以此談功至於通解處皆自得之於膏懷

耳文章轉進但少財忌所以於操筆其所成篇殆无全稱者常

耻作人士文患其事盡於形情急於藻義牽其百韻移其意雖

時有能者大較多不免此累正可類工巧圖續竟无得也常謂情志所託故當以文傳意為主則其旨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辭不流然後袖其芬芳振其金石耳此中情性中旨趣千條百品屈曲有多不能賞意或異故也性則宮商識清濁斯自然也觀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處縱有會比者不必從根本中來言之皆有實證非為空談年少中謝莊最有其分手筆差湯文不拘韻故也吾思乃無定方持能濟難適輕重所稟之分猶當未尽但多公家之言少於事外遠致以此為恨亦由無意於文名故也本未閱史書正常覺其不可解耳既造後漢轉得統緒詳觀古今著述及詳論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無例不可甲乙辨得贊於理近無所得唯志可推耳博瞻可不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既存裁味故約其辭句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過秦篇壹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欲遍作諸志前漢可有者悉令備雖事不必多且使見文得尽又欲因事就卷內發論以正一代得失意復未果贊自是吾文之傑思殆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同合異躰乃自不知所以稱之此書行故應有賞音考紀傳例為舉其大略耳諸細意甚多自古躰大而思精未若此也恐世人不能盡之多貴古賤今所以評情狂言耳吾於音樂聽功不及自揮但所精非雅聲為可恨然至於一絕處亦復何異耶其中体趣言之不盡絃外之意虛響之音不知所從而來雖少許處而旨態無極亦嘗以授人

士庶中未有一毫似者此永不傳矣吾書雖小小有意筆勢不快餘竟不成就每愧此名

梁沈約宋休文撰宋書約稱史臣其自序曰昔少皞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生允格臺貽能業其官帝顓頊嘉之封諸汾川其後四國沈妣辱黃沈子國今汝平興沈亭是春秋之時列於盟會晉使蔡伐沈滅之其後因國為氏自茲以降譜牒罔存秦末有沈暹徽丞相不就漢初暹曾孫保封邑侯保子尊自本國遷居九江之壽春官至大傅九代孫武字威卿說降劇賊尹良漢光武封海昏縣侯因避地徙居會稽烏程縣之餘不鄉遂世家焉順帝永建元年分會稽為吳郡復為吳郡人吳孫皓室鼎初分吳郡為吳興復為郡縣人雖邦邑屢改而室不遷史

臣七世祖延始居縣東鄉之博陸里餘烏村王父戎徒官京師義熙十一年高祖館于建康都亭里之運卷子戎子鄴零陵守第一子許安平相少子景河間相演之慶曇懷文其後也許子鸞鸞子真真子儀少篤學有雅才以儒素自業州郡禮請一府交辟公車徵並不屈以壽終子矯字神桓以節氣立名仕為偏將軍封列侯孫皓時有將師之稱吳年後不仕平子陵元帝之為鎮東命為參軍子延頴川太守子賀南中郎參軍子瞻字世明博篤有行業謝安命為參軍甚相敬重瞻內足於財為東南豪士無進士意謝病歸安固留不止瞻子穆夫字彥和少好學王恭命為前軍主簿隆安三年孫恩於會稽作亂三吳皆響應穆夫時在會稽恩以為餘姚令恩敗瞻及穆夫遇害穆夫淵子

雲子田子林子淵子字敬深少有志節隨高祖剋京城封繁時
侯為太尉參軍雲子元嘉中為太尉參軍田子字敬先從高祖
剋京城進平京邑封營道侯官至咸陽始平二郡太守林子字
敬士少有太度博覽衆書留心文義從高祖剋京城進平都邑
領建熙令封資中侯高祖踐作以佐命功封漢壽伯子璞字道
真好學不倦善屬文所著文章皆遇亂零落今所餘詩筆雜文
凡二十首有子曰約史臣年十三而孤少頗好學雖弃日無功
而伏膺不改常以晉氏宣代竟無全書年貳拾許便有撰述之
意太始初征西將軍蔡興宗為啓明帝有勅賜許目此迄今年
餘二十所撰之書凡一百二十卷條流雖舉而採綴未周永明
初遇盜失第五秩遺元四年未被勅撰國史永明二年又參燕
著作即撰次起居注自茲王役無暇復撰五年春又被勅撰宋
書六年二月畢功表上之日曰臣聞大禹刊木事炳虞書西伯
戡黎功煥商典伏惟皇基積峻帝烈弘深樹德往朝立勲前代
若不觀風唐世無以見帝媯之美自非覩亂秦之餘何用知漢
祖之業是以掌言未託爰動天情曲詔史官追述大典臣實庸
妄文史多闕以茲下才對揚成旨是用夕惕載忘其寢食者也
臣約頓首頓首死罪死罪竊惟宋氏南面承歷統天雖世窮八
世年減百載而兵車亟動國道屢長垂文簡牘事數繁廣若夫
英主啓基名臣建績拯世夷難之功配天光宅之運亦足以勒
銘鍾鼎昭被方策及后暴朝前王罕二國疊家禍曠古未書又
可以式規萬業作鑒于後來故著作即何承天始撰宋書草立

紀傳止於武帝功臣篇續未廣其所撰志唯天文律歷自此以外悉委奉朝請山謙之謙之孝建初又被詔撰述尋值病亡仍使南臺侍御史蘇室生續造諸傳元嘉名臣皆具所撰室生被誅大明中又命著作郎徐爰因何蘇所述勒為一史起自義旗之初訖于大明之末至於臧質魯爽王僧達諸人皆孝武所造自永光以來至於禪讓十餘年中闕而不續一代典文始未卒但事屬當時多非實錄又立傳之方取捨乖衷進由時旨退傍世情垂之方未難以取信臣今謹更創立制成新史始自義熙肇號終於昇明三年桓玄譙縱盧循馬魯之徒身為晉賊非閔後代吳隱謝朓郗僧施義止前朝不宜濫入宋典劉毅何無忌魏詠之擅憑之孟昶諸葛長民志在興復情非造宋今並刊除歸之晉籍臣遠愧南董近謝遷固以閭閻小才述一代盛典屬辭比事望古慙良鞠躬跼踖視汗亡厝本記傳繕寫已畢合七秩七十卷今謹奏呈所撰諸志湏成續上謹條目錄詣省拜表奉書以聞北齊魏收撰後魏書自序曰漢初魏無知封高良侯子均均子恢恢子產產子欲成帝世鉅鹿守乃家焉收祖父悅濟陰守子子建益州刺史風化大行遠近清靜俄常衛卿元顥入洛子建遂蒞家居洛南顥平乃就拜驃騎二子收祚收字伯起十五已屬文值四方多難時習武事以文才除大學博士永興初遷中書郎出帝狩嵩山子南既寒苦朝野怨差帝與從官皆胡服宮人及妃王雜其間奇伎異飾多非禮度收欲言則畏懼欲默不能已乃上南狩賦以諷武定中以常侍兼著作轉秘書

監齊天保二年受詔撰魏史又詔常侍房延祐博士刁柔裴亦
之尚書郎高孝幹等共緝成紀傳

隋許善心為給事中父亨撰著梁文史未就而歿善心述成父
志修緝家書其序傳未述制作之意曰謹按大素將萌洪流初
刊乾儀資始辰象所以正時坤載厚生品物於焉播氣叅三才
而育德宵二統而降靈有人民焉樹之君長有貴賤矣為之宗
極保上天之捲命膺下土之樂推莫不執大方振長策感召風
雲驅馳英俊干戈揖讓取之也殊功鼎玉龜符成之也一改革
命勅制竹素之道稍彰紀事記言筆墨之官漸著炎農以性存
其名而漏其迹廣軒以來晦其久而顯其用登丘納麓具訓誥
及典謨貫鼎入房傳夏正與殷祀泊辯方正位論時訓功南北

左右兼四名之別擣杓乘車擅一家之彌國惡雖諱君奉必書
故賊子亂臣天下大懼元龜明鏡昭然可察及三郊逼襲五勝
相泐俱稱百谷之王並以四海自任重光累德何世無哉逮有
梁之君臨天下江左建國莫斯為盛受命在於一君統傳于
四王克昌四十八載餘祚五十六年武皇帝出自諸生爰升室
歷極百王之弊救萬姓之危及澆季之末流登上帝之獨道朝
多君子野無遺賢禮樂必備憲章咸舉弘深慈於不殺濟大忍
於無形蕩蕩巍巍可為稱首屬陰戎入賴羯胡侵洛沸騰磔黷
三季所未聞掃地滔天一元之巨厄廊廟有序剪成狐兔之場
珪帛有儀碎夫大羊之手福善積而身禍仁義在而國亡豈天
道歟豈人事歟當別論之在序論之卷先君昔在前代早懷述

作凡撰齊書為五十卷梁書紀傳隨事勒成及闕而未就者目錄注為一百八卷梁室交喪墳籍銷盡家壁皆焚不准無所遺惟囊同毀陳農何以永泰儒既坑先王之道將墮漢臣徒請口授之文亦絕所撰之書一時亡散有陳初建詔為史官補闕拾遺心識口誦依舊目錄更加修撰且成百卷已有六秩五十八卷上秘閣訖善心早嬰荼羹第荷薪構太建之末頗抗表聞至德之初蒙授使任方願抽素採訪門廷記錄俯勵弱才仰成先志而單宗少強近虛室類原顏退屏無所交游拙遲不求進益假班嗣之書徒文其語給王隱之筆木見其人加以庸瓌涼能孤陋末學忝職即署兼撰陳史致此書延時未即成績預明二年以臺郎入聘值本色淪覆化鄉播遷行人失時將命不復望都亭而長慟遷別館而懸壺家史舊書在彼焚蕩今止有六十一卷在又並缺落失次自入京已矣隨見補葺略成七十卷四帝紀八卷后妃一卷三太子錄一卷為一秩十卷宗室王侯列傳一秩十卷具臣列傳二秩二十卷外戚傳一卷孝德傳一卷誠臣傳一卷文苑傳二卷儒林傳二卷逸民傳一卷數術傳一卷蕃臣傳一卷合一秩十卷上足傳一卷列女傳一卷權幸傳一卷羯賊傳二卷逆臣傳二卷叛臣傳二卷叙傳論述一卷合一秩十卷凡通史臣者皆先君所訂下稱名按者並善心補闕別為叙論一篇託于叙傳之末

唐李延壽撰比史其序傳曰李氏之先出自帝顓頊高陽氏訖唐堯之時高陽氏有才子曰庭堅為堯大理以官命秩為理氏

歷夏殷之季其後理徵字德靈為翼隸中吳伯以直道不容得
罪于紂其妻契和氏攜子利貞逃隱伊侯之墟合木子而得公
遂改理為李氏周時裔孫曰乾娶于益壽氏女安敷生子耳字
伯陽為柱下史子孫散居諸國或在衛或在趙或在秦在魏者
為改于大夫改于木其後也別孫恠為魏文侯六富國之術焉
在趙者曰曇以功封栢人武安君收其後也在秦者與名族為
將軍生子伯祐建功北狄封南鄭公伯祐生子德德子信為秦
時將信孫元曠仕漢為侍中元曠弟仲翔位太尉討叛羌於素
昌一名道臨陣殞命葬狄道川因家焉史記李將軍傳所云其乞
自槐里徙居成紀實始此也仲翔曾孫廣廣子當戶椒敢當戶
子陵戰沒敢子禹位至侍中禹生承公承公生蜀郡太守先先

生長宗長宗生博士况况生孝本孝本字上明生巴郡太守次
公次公生臨淮太守軌軌字逸六生積弩將軍隆隆字業緒生
雍雍仕魏歷尚書郎濟北東莞二郡太守雍生柔柔字德遠仕
晉為地地太守雍生弁字季子歷天水太守衛將軍子昶字仲
堅昶生嵩字玄盛稱涼王謚曰武昭則皇室七廟之始也嵩弟
二子歆字士業嗣為涼公為阻渠蒙遜所滅世子重耳奔于江
左遂仕于宋後歸魏為洪農太守延壽曾祖暉字仁略太尉虎
子也臣欽若按唐書重耳住北齊天保中歷廣武東二郡太
守暉生超字仲奔仲奔生太師字君威唐初以賈建德禮部侍
郎譴徒西會州忽忽不樂乃為羈思賦以見其苦侍中觀公揚
恭仁時鎮涼州見賦垂之召至河西深相禮重一游處太師

少有著述之志帝以宋齊梁陳魏齊周隋南北
為索庫此書指南為鳥夷又各以其本國周悉
備亦往往失實常欲改正得擬吳越春秋編年

無事侍中勅恭鎮涼州家富有書籍得懿意

代有書自餘元無所得居一年恭仁入為吏部

會州武德九年會赦至京師尚書僕射封德彝中

並與太師親通觀留不去日時屬惟新入思自効方事

失行穢之道太師曰昔唐堯在上下有其山之節雖

慕其義於是趨裝東歸家本多書曰編輯前所修書貞觀

五月終於鄭州滎陽縣野舍時二十九既所撰未畢以為沒

之恨焉所制文筆詩賦播遷及遭火多致失落存者十卷子

孫正禮利王延壽安世延敬播俱在中書侍郎顏師古給事中

孔穎達下剛削既家有舊本思創追終先志其齊梁陳五代

事所未見因編輯之暇晷晝夜抄錄之至五年以內憂去職服闋徒

官蜀中以所得者編次之然尚多闕未得及終於伍年任東官與

膳丞日右庶子彭陽公令孤德察又啟延壽脩晉書因茲復

得勘究宋齊魏三代之事所不得者拾祭年尚書右僕射褚遂良

奉勅脩隋書一志復准勅右延壽也

既未出延壽不敢使人抄承家

魏齊周隋宋齊梁隋正也

連綴之又從此八代正也

卷皆以編入其類充也

鑿又

寫本

司馬遷體以也

以雀人書寫至於

隋凡八卷 為北史南

監國史國子祭酒令狐

許令聞奏次以北史謄知

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五百六十二



